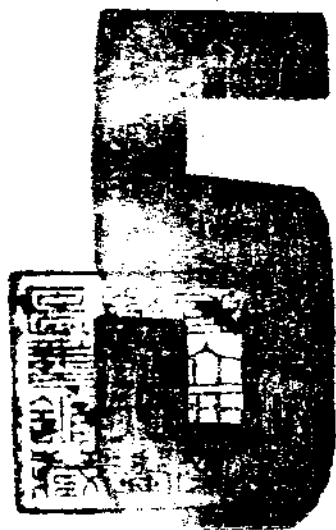


詩創作



上海雜誌公司
編輯部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售

詩創作 第五期 特大號

民國卅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魯廷氏的舊詩(作品研究).....	木 犀	1
「九一七」十五週年.....	馮玉祥	49
神翼集(詩輯).....	S M	2
西北一天.....	曹 華	5
讓影子向着光明狂舞吧(長詩).....	黃 眠	6
十月.....	朱子奇	12
敢死隊員.....	田 間	13
村莊被朔風虐待着.....	彭燕郊	14
卽興詩二首.....	袁水拍	15
魯 殖名之什(詩輯).....	胡 拓	16
不死的悲哀.....	顧 尼	18
駱 洞及其他(長詩).....	厂 氏	19
蘇 萊吟.....	韓北屏	21
蘇聯詩歌的發展(譯文).....	何家樓	22
惡夢的詩(長詩).....	高 崗	31
昨天與今天.....	林 山	33
一切在沉默着(散文詩).....	楓 林	33
失去(散文詩).....	嬰 子	32
詩的話(續一).....	鍾敬文	35
庫茲納特斯克建設底故事(譯詩).....	莊壽慈	38
現在的一秒鐘.....	灰 馬	39
這世紀的風.....	嚴杰人	40
秋.....	晏 明	40
我們,我們的時代,二十世紀(譯詩).....	焦菊隱	41
惠特曼詩三首(譯詩).....	陳適懷	41
短芽三章.....	王晨牧	42
兩棲類.....	胡明樹	43
湘江夜渡.....	艾 烽	43
揚子江的北岸(長詩).....	潔 泯	45
讀艾甫底.....	S. M.	48
呵,垃圾堆呵.....	胡危舟	47
編後雜筆.....	編 者	4

<p>★本刊文字非經許可不得轉載★</p> <p>(凡郵匯不通或其他不便之處得 以三角以上票面之郵票代價)</p>	<p>另售普通號 每冊國幣一元二角</p>	<p>本期特大號 每冊國幣一元四角 (定戶不加)</p>	<p>印刷者 三戶印刷社</p>	<p>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重慶 昆明 金華 柳州 上海</p>	<p>編輯 胡危舟 陽太陽</p>	<p>社長 李文釗</p>	<p>發行者 詩創作月刊社 桂林新橋北里二十號</p>
	<p>定 預</p> <p>三個月 三冊 三元六角</p> <p>半年 六冊 七 元</p> <p>全年 會 不 預 定</p>						

魯迅氏的舊詩

木犀

萬家墨面沒高萊，
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
於無聲處聽驚雷。

魯迅：無題

魯迅氏不僅是一個卓越的散文家，而且還是一個詩人——一個優秀的詩人。

是的，魯迅氏的詩的產量，比起他那散文的少得多了，甚且恐怕他自己連在夢裏也沒有想到做詩人的事。但是，這却更有妨礙到他這方面優異的成就。

魯迅氏在詩方面的著作，有新詩舊詩和散文詩等。我現在想單談談他的舊詩。這一方面固然因為著述的方便，另一方面也因為他的舊詩在幾點上，是可以概括他的詩的全部作品——甚至文學的全部作品的。

讀過魯迅氏詩作的人，都不免有這種感覺，就是他詩是強烈的，深刻的。它所遺留在我們腦裏的印象很不容易消滅。這好像諾曼尼采一類作家的著作，即使是那些和他整個思想體系無緣的，也要被他那思想和藝術的力量所震撼。我們的心靈彷彿不容易抵抗它的侵迫。

大家都知道，魯迅氏散文的特徵是觀察透徹，思想深沉，和藝術的簡練精警。小說是這樣，雜文上也是這樣。因為詩是更主觀的，更繁約的，所以這些特徵也就更加充分地被發揮起來。

魯迅氏舊詩的特徵，除了那些和散文共同的以外，當然還有別的，最顯著便是那種不可掩蓋的華彩，一種堅實的深沉的華彩。那是幽蘭之香，美玉之色，它決不同於通常詩上所塗飾的華彩。

有人以為魯迅氏的舊詩，是受着魏晉作家的影響的，擴大一些說，他的舊詩頗富於古代詩歌傳統的色調。這自然是不錯的。但是，在另一面，他的詩風却是那麼豪放大胆，使讀者覺得面目一新。每個民族的偉大作家的作品，大都是最傳統的而又最獨創的。魯迅

氏的舊詩，正是一個好例子。

有些東傳於舊傳統的詩論者，對於魯迅氏的舊詩，也許要覺得有些突兀生硬的地方。這固所請突兀生硬，假如解讀得「非專門的」詩作者所容易產生的現象，固然不能說完全沒有理由。但是，更正確的看法，恐怕應該把它當做和他的全部思想，緊密地聯繫着的東西。換一句話說，那正是他的作品一種必然的風格，它不但不是一種缺點，而且正是一種值得注目的特色。

中國的詩學，一向是講究「溫柔敦厚」的。魯迅氏舊詩中那種辛辣的諷刺、譏責，恐怕要叫許多讀者或詩論家感到不舒適。但是，他不是那種吟風弄月的騷人，也不是歌功頌德的鼓手。他是一個具有超羣的識力和熱情的作者，一個戰鬥的社會批評家。指摘瑕疵，針砭風弊，正是他的光榮任務。這種態度，原是貫穿着他的全部作品的。在舊詩裏有時不過表現得更加深微罷了。

魯迅氏因為理性的銳利和批判的嚴正，不免被有些人看做刻薄寡情的人物。這種誤解，固然可以由種種方面給以指正，而他的舊詩却是最有力的補正資料。從他那些詩篇看來，他是怎樣一個深情的人！正因為他的感情是深沉的，所以他不似大多數青年們那樣浮濫地宣洩它。他是最知道怎樣更有效地去使用和表現那種珍貴的感情的。他是一個在外貌的冷漠裏燃燒着熱情的藝術家。

總之，做為詩人，魯迅氏是極其偉大的。他的舊詩，把散文中所具的一些優良特徵更加發揮了，而且又加上了那種詩中特有的長處。那正是他整個人格和文學事業一個有機的重要部分。我們讀了，不但更加崇敬他戰鬥的意志，更加佩服他獨特而藝術的，而且也更加分享了那沉鬱的熱情，和芳貞的懷襟——這是在讀他詩歌以外的作品較不容易得到的。

魯迅氏在文學的著作上，假如沒有那些舊詩乃至於那些散文詩，對於他的偉大，自然也沒有什麼切實，但是，多少總像有點叫人感到欠缺些什麼似的。他的舊詩和散文詩，恰好把這種缺陷彌補了。這不知道應該說是作者的尤輝，還是應該說是我們的幸運呢？……

神翼集

S.
M.

紀念新穎已死的，用舊日的歌聲——

題照

枝上有紅熟的柿子
讓摘得勤的人摘去，
心上有紅熱的情感，
讓拿得到的人拿去。

Apollo, 架着金車，
為光明而工作，
是誰，使他在風雲裏動住了汗落如水銀的怒馬
是你，和你自己底心。
一九三九，一一，一九。西安，西南郊。

題 Cupid 和 Venus*

Cupid! 呵你
難道竟逃走
從潔白如玉的手臂上輕柔不可尋地躍起?
假使——
愛僅僅寢室大

神像必有影子，

因為

大得成爲一個世界
所以才叫做愛！

爲了

要——

飛盡天底廣

飛盡天底高

爲了

蒲公英一樣

到處散佈種子

讓春天開滿白的、紅的薔薇

讓愛作人類的統治

爲了

他底光芒如寶石的名字

叫「愛神」

不同於凡人

所以

他背上才長着追逐天風雨翅的翼子!

當風雨來的時候!

心不是同時回了過來麼?——

他不會飛到愛以外去的呵。

他是愛的神

愛；那是他底唯一的事業；

他「殘忍」?……

Venus! 呵你這樣說!

那不是

在太陽底火中找黑子

是你用痛苦的聲音

嚇了自己。

一九四〇，二，二六，晨。西安。

*這是一張名畫底攝影。但是故事是

Psyche底，並不是Venus。

飛蛾和紅梅

以內發的力和意志
以鋼鐵的牙齒
以自己
咬出自己會作的繭，
就有了新生的雙翼，
也有了絨媚的修眉；
那蠶的哀怨

那輛的蓋車
那舊的影子和舊的氣息
把他忘却在一邊吧！
因為那外面
已經是

你底藍天
你底自由的呼吸

你自己底紅梅怒放
在日出的窗前。

爲了愛

也

爲了世界

窗前的梅花發出熱紅的色彩，

爲了愛

也

爲了世界

窗前的梅花發出深心的香絲，

爲了愛

爲了世界——

另一句話是：

爲了你！

——讓牠夜雪滿地吧！

讓牠壓冰滿枝吧！……

要入看梅花和你

在欲來未來的春風裏

怎樣祇有不滅的熱紅的存在

而沒有不幸的發黑的死！

要入看這裏！

從戰鬥裏
飛蛾飛啦！
從戰鬥裏
紅梅開啦！

要人笑出聲音來
已經是飛蛾飛的時候啦！
已經是紅梅開的時候啦！

願世界所有的動物都作飛蛾
而所有的植物都作紅梅吧！

一九四〇，三，一，薄雪的晨。西安。

題 照

啊！我年青了！——

骨節作響

像鐵柱子

膨脹的力和美啊！

而心也是鋼

那比冰山更堅固

更優冷

這裏就入烘爐

成火焰飛舞的一團赤熱，

在西北底風沙裏

頭髮蓬鬆整白髮

隨風而作發絲底搖曳。

愛着

人是年青的；
戰鬥着
人是年青的。

向着愛
向着戰鬥

大步地走！

大步地走！

在四十年代

有我們這年青的一輩。

在愛

在戰鬥

中國是年青的！

在微笑

在深情地注視你

我是年青的啊！

一九四〇，五，二三。
西安，案板街，青年會。

頌五月三日

通知春的精靈

到夏的茁壯，

新紅着太陽

而盛放了花枝。

從地平上昇

照大地成全球！
滿陰集於楊柳，
有什麼影。

到處是石榴林；
以赤光綻發
五月的鮮花
新世界的誕生！

誕生了新質：
是熱烈，是明朗，
是色彩，是芳香，
呵，五月二日！

一九四〇，五，二五，
西安，案板街，青年會。

寄紅豆

心裏
紅豆麼？……
這一粒小小的
這一粒紅紅的
是值得遠寄的呵。

唐代底春風
吹不到二十世紀底四十年代，
今天有撼天地的暴風雨
明天有烏啼花落的好晴朗；

古詩人吃香體的名句
塵寰不住新男、女，
他們祇是走向戰爭，如渴馬奔就流泉
他們祇是走向工作，如蜜蜂飛入果樹園。

但是

以新的土地栽種
以新的風雨吹灑
以新的情感，新的能力愛情、護持，
這一粒小小的、紅紅的心
這一粒小小的紅紅的紅豆
是種子，
爲人類

我們以愛
作一粒種子，
讓樹枝上雙雙地滿結着紅豆！
讓世界上雙雙地滿結着紅豆！

紅豆麼
心裏？……
這一粒紅紅的
這一粒小小的
我把牠交給你
呵！

一九四〇，五，二五。
西安，案板街，青年會。

編後雜筆

我們謹以一篇研究「魯迅氏的舊詩」
的短文，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週年。
對於十月，對於爲真理而抗戰的友邦
蘇聯，我們同樣以「十月」與「讓影子向
着光明狂舞吧」的兩篇詩章去紀念她、歌
頌她！

這期讓出巨量的篇幅刊登「蘇聯詩歌
的發展」一文，務請讀者們注意該文的珍
貴性。

承馮玉祥先生賜稿，因郵途耽擱，祇
好把紀念「九一七」的詩篇，在這一期補
刊。歉甚。

下期是翻譯專號，同時也有一個祝賀
郭沫若先生五十壽辰的特輯；我們一再地
讀着已經收到的文章，感到每一個字都像
沙漠上的花朵。

承少數讀者們詢問本刊是否容納外稿
。這，我們認爲是一個太奇特的問題，「
詩創作」向來沒有組織，也不願意去走上
「同人」與「門戶」的狹路，如果承讀者
們賜予佳作，編者固可不登自己的東西，
來盡量採用「外稿」的。

這一期開本的式樣改了，但從此確定
了本刊以後的經常篇幅；定價雖在物價的
支配下不得已提高一點，如讀者能從量與
質上去着想，不僅毫無損失，而且更便宜
上期的封面設計，因印刷困難，臨時
改爲單色，特向設計者道歉。（舟）

西北一天

曹葆華

早上

土炕上
 翻然跳起身
 殘月照窗
 露滿地
 我村扛着鐵錫
 向山嶺下
 173

秋收大合唱

正午

在田間
 北風是無情的傢伙
 吹落草帽
 在牛山嶺下
 大汗珠
 老頭到地
 組成了一條線
 手迸裂了
 脚凍壞了
 而心是熱騰騰的
 縱然胃饑
 飢餓如山狼
 在叫喚
 滾滾的細雨下
 多少眼晴
 是白晝探照燈
 聽亮在頭上
 在背上

傍晚

你頭偷偷
 喘息一口氣
 作時光的扒手嘴
 天上星
 草上白霜
 千百支歌聲
 飄過茫茫草原
 如山洪
 黃昏的門限
 誰覺得
 疲勞如繩索
 縛着堅強的身軀
 嶺上有野火
 正是希望
 照亮上山小徑
 年青輕快的脚步
 一天的收穫
 壓在肩上

手在歡舞

心在笑

剎時回響洞

一粒燈下

將翻讀我們的聖書……

一九四一年出版

詩集介紹

未來的春

鍾敬文著

詩的歌

林山著

投槍集

胡危舟著

梭方小唱

任鈞著

向太陽

艾青著

火把

艾青著

詩論

劉火子著

讓影子向着光明狂舞吧

黃藥眠

在六月廿二號的平靜夜里，從無線電收音機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這天清晨五時三十分德國向蘇聯進兵。

這是一個驚人的激動呀。

我彷彿看見了電流在空中閃動，

我好像聽見地底下的雷鳴！

人們瞪着眼睛在互相走着！

街頭巷尾人們在議論着，

人們屏息着氣息等候着那機器裏的下一次的聲音。

「混蛋的希特勒！」

有人說：

「那蘇聯怎樣呢？……」

又有些人皺着眉頭憂慮着這發生的不幸，

「赤黨的末日到了呀！莫斯科的劫運到了呀！」

「我們反抗的時候到了呀！人類解放的時候到了呀！」

我聽見了兩種人的聲音。

啊，真的，戰爭是爆發了，

這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戰爭，

這是黑暗和光明，民主和專制的戰爭。

蘇聯的勝利或失敗，他將影響到人類幾個世紀的命運。

希特勒，法西斯黨的暴君，

他是永遠不會吝惜人民的血的！

他是多麼忿怒和嫉恨啊！

當他看見蘇聯的人民建立了怎麼多的工廠，怎麼多的農場，每個

人都過着自由和幸福的生計！

他是多麼不安的焦灼啊！

當他看見他那黑暗所統治的王國的東邊，

照耀着那麼明燦的星光！

所以他要把摧毀牠，消滅牠，

他要使俄國人，

白蘭人，阿美利加人，蒙古人，鞏固人，統統

看成了牛馬的兄弟，

他要使伏爾加河，頓河。比萊茵河，多腦河流着更多的鮮血，

他對德國人民說：「赤色的魔鬼毒害了我們！」

奴隸們，前進吧，前進吧！

死是上帝早就替你們排下了的命運。

當更多新的奴隸到來的時候，你們就可以解放了，

當我們獲得了烏克蘭的麥田，你們一定不會飢餓，

有了高加索的油田，我們就可以放手打進倫敦！

怕死的都不是阿里安人！

火十字團的兄弟們，

吉斯林的徒衆們，

保加利的王公們，

來，一齊來保護這人類的文明！

可是蘇聯並沒有睡覺啊！

斯大林永遠睜着巨大的警覺的眼睛！

是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從第一天誕生，他就已經染滿了侵略者的

血，

現在他長大了，現在，他沒有一刻不是準備着殘酷的今天！……

那些工廠的武器是爲誰而製的呢？

那龐大的紅軍是爲誰而設的呢？

那一無時無刻不在準備着「的話是爲誰而說的呢？

讓希特勒使用他的飛機，大砲，坦克，和潛艇吧，

讓希特勒驅使着他的信徒們來試探一下這一個鐵的堡壘吧！

用飛機對飛機，

用坦克對坦克

用大砲對大砲，

用潛艇對潛艇，

蘇聯的人民是決不會讓步的，

蘇聯的人民是在戰爭中長大起來的孩子，

蘇聯的人民是對死也愛着光明

啊，我好像看到了莫斯科，

那時下午的陽光還揮揮着餘熱。

克里米林宮屋頂上搖擺着自由的大旗，

克里米林宮的廣播號召着保衛祖國的戰爭。

號角在響呀！戰鼓在敲呀，

我看見公務員脫下了他們的便服，改變了他們文雅的姿勢，

我看見做醫生的在匆忙中用生疏的手扣好了他們的軍服，

我看見了合作社的社員拋下了他們的賬簿，摩挲着許久沒有用過

的手鎗。

我看見青年們穿着不稱身的軍服蹣跚着，嘴裏呼着戰爭的詞子，

我看見老手工藝匠突然解開胸前的鈕扣，用手拍着胸脯高呼

着保衛戰爭，保衛戰爭，

他們擁擠地和朋友們，親戚們，握手接吻，握手接吻，他們準備

去投軍。

在酒店裏，在廣場上，在公園裏，大家都在歌誦着戰爭，討論着

戰爭，

在工廠裏面，在工廠外面，在住宅裏面，在住宅外面，大家在討

論着戰爭，

在戲院裏，俱樂部裏，會場裏，幾千隻手，幾萬隻手伸了起來接

受這個挑戰，

老母親用顫抖的手撫摩着兒子的頭髮表示着親愛，又表示着對敵

人的痛恨！

我看見成隊的婦女們沒有眼淚，沒有嘆息，帶着莊嚴的面容走進

那冒着濃烟的工廠，

她們捲起了袖子拿起了父親、丈夫、和兄弟們所遺留下來的工

作！

我看見在播音機的喇叭下面，聚了又散，散了又聚的人羣，他們

呼吸着從那裏送出來的每一個消息。

「啊，隊伍來了啊！隊伍來了啊！」有人在喊。

馬路兩旁站着的許多老年人，婦女們，小孩們都在歡呼着搖着紅

色的小旗，

我看見載重汽車上，載着一列一列的新兵唱着雄壯的軍歌過去，

那新製的鋼盔層層疊疊的堡壘排成了縱深的行列，

我看見坦克車裝甲車冒着煙昂着頭隆隆過去，

那額上的紅星射出了比平時更憤怒的光輝！

我看見重砲，野砲，高射砲，機關槍噠噠噠噠噠噠過去，

我看見千百架的飛機從廣播電台的高塔飛越過去，

於是那站在馬路兩旁的許多老年人，婦女們，又一陣歡呼着搖着

紅色的小旗。

隊伍過去了，高爾基街上三三五五的工人們手挽着手唱着戰歌，

我看見一個老伯父向着隊伍走去的方向揮着顫抖的手臂。

看見紅場。

我看見紅場上克里米宮的尖塔投下來的巨大的影子，
我看見四四方方的列寧墓不顯聲色地屹立在紅場的中間，
就是在這紅場上，從前暴虐的沙皇曾經屠殺過革命的英雄，
也就是在這紅場上過着每年的節日，紅軍邁開了他整齊閱兵的步

伐。

這年的兒女們在這裏向斯大林獻過花，

蘇聯的人們們會在這塊土地上跳過他們狂歡的舞，

看這今天飄揚的紅旗上也表現得十分靜謐和莊嚴，

在列寧墓前排列着從遠方來的農人和工人，

他們要出征了，他們特別虔誠地來向這巨人的遺容致敬——

啊，他雖然眼睛閉着靜靜地閉着眼睛，沒有一句話說，

但他的憤怒的雷聲早就埋藏在每個人的心中，成爲了民衆的語言

在紅場的另外一端，

我看見一小隊的自衛團踏着輕快的腳步操演，

刺刀的尖端上點着夕陽的餘影。

啊，這再也不是平時的閱兵，這是戰爭！

在這紅場上每年都投下了多少的誓語，

今天是要求流血去把牠實行。

我看見基輔車站，我看見白俄羅斯車站，

候車室裏，過道上，月台上人們在洶湧和奔騰，

一隊隊的出征的隊伍在人海中成爲了巨流，

在車箱旁邊圍繞着一些送行的家人和同志，

鐘和鐘在響，火車在逆送，

馬在嘶鳴，人們在喧叫，

車輪在急響，火車頭在喘息，

地道裏的步履打着匆忙的拍子，

「打倒希特勒呀！」

「保衛社會主義的祖國呀！」

於是從大羣羣又突然飄起了一陣悲壯的歌聲，

母親和妻子送着她的兒子和丈夫，

眼睛裏含着酸辛的眼淚，

可是這是憤恨的眼淚啊！

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希特勒發動了這個殺人的戰爭！

蘇聯的人民不貪取人家的寸土，

但蘇聯的人民永遠愛着自己的祖國！——

鐘聲鐘聲敲了，偉大的時刻到了，

於是火車開動了，

飽裝着士兵的火車開動了，

打倒希特勒呀！——烏拉！

火車裏面，火車外面都同時發出了一聲怒吼，

鮮花和紅旗揮舞在黃昏空裏，

火車就在這怒吼聲中箭一般地向前衝去，

一輪老母親興奮地擲完了她最後的鮮花，

她竟忘記了兒子，忘記了哭泣！

誰不愛自己的祖國啊！只有這大地才是人民的母親！

爲了它，俄羅斯的人民曾經支付了多少的頭顱與鮮血，

這是何等繁重的土地啊！

這土地會經勇敢地埋沒過成吉思汗，拿破崙的侵略者的屍骨，

這土地會經流傳着蘇聯人民的英勇的傳說，

這土地會經延過飢饉的，內戰時代的苦難的歲月，

這土地上會孕育過世界人類的青春的智慧，

這土地也生長着人民所愛食的穀粒，所喜愛的鮮花，

這土地上浸潤着那永不乾竭的河流，和永不低頭的山岳，

從那蹲伏在冰雪的寒光中沉默着的阿爾漢格，到那永遠流着草香

的黑海之濱，

從橫濱瀨河與揚柳的美麗的列甯城，
到吻着太平洋的暖流的海參崴。

蘇聯的土地是多麼大啊，

這裏包含着西比利亞的廣漠的原野，北極的森林，

這裏包含着烏拉爾的煤礦，裏海的石油，機器之母，

這裏包含着烏克蘭的廣闊的麥田，

這裏包含着新興的鋼鐵架成的都城，

就是在這土地上聰明的頭腦在計劃着，萬千的手在經營着，

努力啊，努力啊，一個五年計劃，兩個五年計劃，不知費了多少

的艱辛。

現在沙漠里的荒土也吐出了綠樹的濃蔭，

雪白北極的冰原裏，樹起了征服自然的紅旗，

機器在工廠裏的車床上唱着流水似的歌，

機器產生了機器，工人成爲機器的主人。

森林里的柴夫伸出了茁壯的手拔木了，

他張着大口唱歌，稱贊自然，也稱贊着自己的用不完的精力。

農民們面向着太陽享受着親手製成的奶油，

然後帶着驕傲的神氣，架着刈禾機在麥田裏馳騁。

傍晚與早晨他們坐在屋簷前聽着從遠方送來的廣播的音樂，

近代的機器竟是和土地結了姻親——

在這里，山川也好像雨洗過般那麼清新，

沒有窮的麥田把整塊大地都染成了金黃的顏色。

起伏的丘陵是密林着自然遺產的穹窿。

果林裏果實欲垂的果實好像少婦的乳峯。

多情的頓河、伏爾加河流一步要打一個迴旋，

他吻着甜膩的土地，然後呼嘯着滾滾向離市的大海吶喊，

還有那美麗的是那沐浴着涼風的北海的翡翠似的波濤，

他張開廣闊的手臂抱着南方的明媚的蒼天！

這裏是人類大同理想的故鄉！

這裏是聚着從東西南北來的客人。

當全世界都給恐慌的濃霧所籠罩的時候，

只有這個國度裏沒有失業，沒有貧窮，

也只有在這國度裏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才受人尊重。

今天就是向着這個美麗的土地，希特勒要向他散佈死亡。

就是對這些人民，希特勒要揮動他的侵略的巨斧，

他說就是這些和平的人民毒害了德國，

於是他在一夜之間，撕毀了條約，違背了信義……

希特勒指揮着三百萬大軍冒着平原的風沙前進，

從北冰洋一直到普魯特河沿着二千里長的戰線前進，

大砲的砲彈在破壞着美麗的山川的容貌，

蝗虫般的飛機在蔽遮着夏日的陽光，

坦克車，裝甲車像甲虫般噴着毒火，

迷離的毒霧在充塞着明朗的空氣。

可是莫斯科並不是巴黎，

列寧城是列寧城永遠不能夠再變成華沙得魯，

轟轟的飛機像火箭般在高空里閃着流光，

莫斯科射出了直衝到銀河光亮的閃電，

坦克車築成了鐵的階壁，

強烈的砲火在阻着敵人的前進。

每一間茅屋是一座堡壘，每一座森林成爲了噴火的鎗巢，

連小路都裝上了刺刀的武裝。

獨立樹上埋伏着狙擊的射手。

人民用自己的手毀滅着新造起來的城市，糧倉，工廠，

一呀，讓這荒涼的大地像莫斯科那樣的荒涼！

於是普魯特河布格河普納河們唱着戰歌……

自俄羅斯平原上彈壓無數的納粹士兵，坦克車和飛機的轟擊，希特勒六個星期就要殺到莫斯科？

他莫斯科的廣播卻驕傲地說，作戰六個星期，納粹已喪失了一百

五十萬的傷兵！

當納粹的巨炮機噐幾十萬條向西去的時候，

莫斯科的戲院裏，音樂廳裏正彈着勝利的調子……

在貝茲加登的別墅里，一直到深夜，窗下里還是透露出發綠的燈光。

那裏法蘭斯特的魔王們在重新製造殺人的勾當，

那裏龐大的地圖，在刺着紅的綠的箭頭，

那裏光滑的地板上響着鏗然的馬刺的響聲，

當中的長椅上，柔和的燈光在斜映着殘燭與紅酒，

瀟瀟着香水的將軍們在聽聽着不悅意的報告，

善於運用口舌的人們已再不逞雄辯的「天才」，

滿佈着腳動章的肥人也已失去了坐位。

希特勒突然如像作了一場惡夢才開始醒來，

他忘記了自己，把刀又看成了士兵，大呼着前進，前進！

是的，希特勒會幻想着只要他下一個命令，

三百萬，六百萬納粹士兵將像風雷般推進，

他幻想着他將乘鐵甲車以凱旋者的姿態進入莫斯科，

他幻想着他將踏克盧米林宮的廢墟上發佈反共的宣言，

他幻想着英國的美國的，以肩並肩的神士們都會稱讚他的英雄

歸德軍。

他幻想着，慕沙里尼，安東尼斯科，曼納林，弗蘭哥，貝雷，霍

爾林，吉斯卡之徒將會自願投到卍字旗下遠征，

他幻想着，英國的邱吉爾將會停止他對德國的抵抗，

他幻想着美國的胡佛，林柏之流會使美國在大西洋的羣島休息，於是從烏拉爾到英倫海峽，從斯坎的納維爾半島到非洲的北岸，他將成爲了大歐洲的唯一的主人……

他的鞭子將一直揮着東方，

他要向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施行着同樣的掠奪。

他要使納粹教皇，他要把「我應當門」當作新的聖經，

但是這個夢想是悲慘地失敗了，

從英倫海峽飛來的，不是和平的使者，

而是英國的轟炸機羣在轟炸着納粹們的心臟。

羅斯福斥責着納粹是人類的敵人，

連佛蘭哥和慕沙里尼都失去了勝利的信心……

讓希特勒向着死亡大呼着前進前進！

不是向着莫斯科，而是向着死亡，他在那裏疾走……

你不聽見嗎？

在德國，在佔領區反納粹的旗幟已經揚起，

在農田地，在工廠里人們在互相耳語，

「反蘇戰爭爆發了呀？打倒法西斯蒂呀！」

在破爛的屋角里人們在揀讀着秘密報紙，

「打倒希特勒呀，打倒希特勒是我們的任務呀。」

在船艙底下人們在密謀着不顧一切的鬥爭，

在森林里人們在討論瓦解納粹的法子，

鬥爭的消息從警察棍子的縫隙里傳到四方，

於是在飢餓着肚皮的人們中間，在睜着赤紅的臉龐的人們中間，

在給鍊鍊束縛着手脚的囚犯羣里，

在集中營里，在俘虜羣里，

在失去了丈夫和兒子的婦女羣里，

在失去了一切家產親屬的難民羣里，

重新燃起了復仇的怒火。
從慘痛的呻吟，悲哀的痛哭，憤恨的咒詛匯合成一片不可抵抗的
呼喊。

「起來，今天我們爭取自由的日子！」

啊，你看納粹的兵車突然在半路出了軌，

啊，你看，火藥庫突然着了火，

啊，你看，大砲彈打出去不會開花，

啊，你看，發電機突然停止了轉動，

啊，你看，軍火會被人拋進了海里，

啊，你看，機關槍自然的爆炸，

啊，你看，在交通要道上已張貼出反納粹的標語，

啊，你看，在巴黎的廣場上，已舉着黨旗示威

啊，你看，南斯拉夫的深山幽谷里已來往着游擊隊的影子！

於是希特勒不能不恐慌了起來，一時失去了耳朵和眼睛，

他動員了所有的秘密警察到偵偵區去，

他逮捕了所有的嫌疑的人物，

他殺盡了所有的嫌疑的人物，

可是在柏林呢，在漢堡呢，在萊比錫呢，

不是在納粹的祖國里也同樣的發動着革命？

人民呼喊著，我們要自由，要民主，要麵包，要和平！

在廣場上，在轉角邊，在工廠里，在碼頭上，

在森林深處，在荒僻的原野，到處都展開公開的和秘密的鬥爭。

現在希特勒應該知道了，他的敵人不只是在蘇聯斯克，基輔

而且也是在柏林的街上，

現在希特勒應該知道了和他為敵的小個英國人，蘇聯人，而且還

有德國人，他自己底奴隸。

現在希特勒應該覺悟到他的十萬二十萬的警察警察在人民面前是

多麼渺小。

他是多麼孤獨啊，他自己做了全世界的敵人！
無論是英國人，蘇聯人，法國人，德國人和全世界的人民大家都
指着那蜘蛛般的納粹旗子發着誓，
只有當希特勒的血在他的血管里停止的時候，
全世界的人民才可以得到安息！

讓這一個黑暗的影子在光明的前面狂舞吧，

讓他像受了驚的蒼蠅般到處去試一試他底「咬強」頭壳吧，

可是我們已預見了光明的明天，

我們預想着有一天，柏林的街上，

到處都響着叛逆的信號，

那個時候，柏林教堂里的鐘聲亂鳴，

每一個屋頂上都豎起了勝利的旗幟，

人民在高唱着戰歌，人民在高呼着口號，人民已揮舞了武裝，人

民向希特勒進擊，人民和武裝警察激戰！

那時候，柏林的天空飛翔着飛機散佈着紅色和綠色的打倒希特勒

的標語，

而三百萬六百萬的蘇軍像風雷般掃過着東歐的平原，挾着光明和

民主西進，西進！

艾青：
詩論

三戶圖書社發行
定價每冊一元六角

十月

(一)
俄羅斯底土地
永遠被晒着太陽。

多少年代呵，
沙皇用無邊的
罪惡——

統治着
整個俄羅斯的土地。

俄羅斯底人民，
陷落在
飢饉寒冷的
深淵裏。

在鬥爭的日子裏，
十月，
把勝利的光輝
帶給露西亞的
戰士。

在偉大的
十月底族幟下
人民用自己的雙手

將鐵鍊
擄斷了，

俄羅斯的土地
永遠被晒着太陽
舊時代的烏雲
被十月底暴

吹散了。

那裏，
無論
孫子或是老人
都樂極了
驚駭，

以新的快樂和幸福
代替了
舊日陰鬱的
恐怖。

俄羅斯的土地呵，
永遠被晒着太陽……
歡迎呵，
(二)

朱子奇

歡迎血色的十月

我們裏

和十月的人們
站在一起，
笑得像
太陽。

因為
十月又來了……

歡迎呵，
歡迎血色的十月。

你像——
美麗的啓明星，
當黑夜死亡時
閃過大地，
燃燒在人們
驚喜的
心上。

歡迎呵，
歡迎血色的十月。

你又如——

一個鮮豔的崩落，
一道有力的紅光，
滾過血的原野，
穿過昏暗的夜。

我們揮起
粗壯的臂膀，
伸向高空，
伸向海洋……

用狂風突進
的精神
用雄渾豪放
的調子，
高唱：
十月底歌。

因為，
十月又來了……
天亮了
沉睡者呀，醒來吧

天亮了，
沉睡者呀，醒來吧！
太陽從東方升起，
黎明從夜裏走來，

舊世界將毀滅，
新世界底曙光
將照耀地球。
那黑暗的影子，
將隨地，連連地，
離開我們，離開人間。

被壓迫者呀，
天胆的
挺起胸膛。
大膽的
高聲歌唱。

這新鮮而
嘹亮的
十月底歌聲！

我們
全世界被壓迫者，
永恆不息地
勇往直前。
像山一樣峻峻，
像海一樣深廣。

敢死隊員

小敘事詩

我們未來幸福的孩子，
個個都會唱着X莊戰鬥，
這句話更要骨得爛熟：
「我們傷亡十分之六！」
——史倫底一報名——

一師兵馬，
從平原上過來，
打算在邊區，
歇一口氣。

正是秋天底末尾，
日子漸漸冷哩！
我們底仇敵，
不要命地
又突然
向X莊攻擊。

好！
一師兵馬，
再握起武器
進行包圍。

人都喊着，
「X莊殲滅戰！」
還記得嗎？
那時候
有一個敢死隊員，
才十多歲。

他，
跑到最前面，
喊着要
加入敢死隊！

報了名，
領了手榴彈，
這個紅人，
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
這個紅人
手很黑，
臉很污穢；
他底鞋
早就破碎，

脚頂頭髮紅，
伸在外邊。

但那生命，
卻像鐵一樣，
站到，站到
我們底前線！

跟着主力，
敢死隊邊要首先
爬上山尖，
佔領山尖。

孩子到了山尖，
血也沖到了山尖……

一直到死，
一直到勝利，
孩子啊，
永遠睡在那里。

睡在那里，
不會起來了；
睡在那里，
不能起來了。

萬歲——
敢死隊員！
萬歲——
孩子！

田間

村莊被朔風虐待着

彭燕郊

滿目悽涼的十一月呵
老境頹唐的十一月

田野是日甚一日地冷落了

村莊孑然地孤立着

以土拔鼠般黯黯的雙目

無措地凝視

那滋情虐待牠的朔風

朔風獵獵地怒號着

從野際滾動過來又向山凹呼嘯而去

田野

這與村莊相依爲命的田野呵

今日已如一個生育過多的婦人般

面容枯槁了

失色的草葉四處飄零着

龜裂的畝畝

連一縷最後的綠意也匿跡了

朔風暴戾地呼叫着

繪聲繪影地

代田野哀叫着

墓石壓來的

宜說不盡的凄苦……

血濺濺的哀號，旋捲成巨柱

如同佛羅的暗室

擁抱了驚慌失措的村莊

像飛拔脚奔逃的村莊呵

披頭散髮而蒼白失神……

朔風虐待着村莊……

凜冽的朔風

刺入肌骨的朔風呵

如此不留情地把拳脚向村莊交加

農人們把門窗緊閉

薄而破舊的門板後堵着桌椅

漫有棉襖的窗洞塞着斗笠與蓑衣

企圖抗拒那

捲土而來的風暴……

垂樹底最後一片的黃葉

也被摘盡了

打穀場

像被用刀削去皮的硬壳果

裸露出乾皺的肉身

葉落傾倒了，蒼鷹在菜葉上

被蟲類飽食得遍體鱗傷的菜葉呵

夾雜在雜邊底亂蓬的枯草之中

已經很難分辨得出了

而那些枯草又都這樣地散亂

有如失去修飾的興緻的老人底

絞結在一匹的屍體般

標幟着他底垂暮的殘年

岸後的池沼——那淚水汪汪的

女人底求助的眼睛呵

從岸上的老烏柏樹底

無葉的枝桠的交錯裏

向天杳的遠方底不測的風雲窺探

而朔風咆哮着

從萬里外的沙漠

挾帶了

蔽天的飛沙與走石

行色匆匆地

向着村莊撲來

村莊顯得更爲懦弱了

如同富室的丫環忍受小姐底任性的毒打

連啼泣也不敢出聲

抽抽噎噎地

從門縫與窗隙

送出若斷若續的嗚咽

讓風像揪絞她底頭髮似地

揪攪着屋頂的茅草

並且像被撕扯蓑衣衫般

把她那用破木箱和火油筒釘成的屋簷

遠遠地拉了出去

孤單的村莊呵
 無依無靠的村莊
 四面都是荒涼的田疇
 四面都是嗚着盛怒的朔風
 舉目無親的村莊呵
 瘦瘦地顫抖着的村莊
 像雪天裏凍凍了翅的鳥雀
 棲止在搖搖欲墜的枝杈
 向着漫天的風雪
 尋找失去的慈母
 慟咽地哀訴着
 繚繞的鐵錘與難言的空虛的村莊呵……

寒風等待着村莊……

可是，儘管在這冷寂的孤村裏
 沉寢的我，卻夢見了
 十一月站立着
 在我們底戰鬥日裏裏
 如進了最可觀的一軍
 而朔風，朔風是一面巨圓的大旗
 席捲了天地而飄揚着
 片刺不休地，以粗獷的吶喊
 呼喚着歡聚的風雨……

而牠底擎天的旗杆
 是被執舉在戰士們底手裏
 隨着他們底兩手的揮舞而揮舞着……

卽興詩二首

袁水拍

一

少年人，你莫相信
 有錢人口袋裏的黃金；
 少年人，你莫相信
 他們的嘴巴裏會真心。
 他們要哄了你，賣了你，
 一點也沒有憐憫。
 到頭來，綁了你，燒了你，
 雖則當初的笑臉是何等慇懃。

他們開了一分店，
 店堂裏堆滿着欺騙。
 傾銷整批的廢料，迷藥和鴉片，
 第一要賺你的心，其次纔是錢。
 教育原是裏給人好聽，
 現在却變做牢籠；
 嚮導原是智慧之泉，
 現在是魔窟引你到陷阱裏面。
 莫睬他，莫睬他，好少年，
 莫負你處女的心田。

莫把你的真誠，
 去換他們的誑話連篇。

少年人，你莫相信
 有錢人口袋裏的黃金；
 少年人，你莫相信
 他們的嘴巴裏會真心。

二

我看見臭鳥在白天
 也能夠飛翔了。
 惡人反而有好名聲，
 重罪的審判着無罪的一羣，
 假如我能够用火焰寫成字，
 寫在黑夜的天庭。
 於是燃燒着的兩行詩句
 照耀四方，打破了陰沉；

「有一條驢子用獅皮裹身，
 興高采烈的在林內游行。」
 哎：你說那些驢子莫不要
 嚇得屁滾尿流，拼命逃奔……

墾殖者之什

胡 拓

懇殖者

喧嘩飄浮於海面的一片落葉
 那堆我遺棄風雨的低矮的茅草屋
 如今——春天里
 堤壩奔奔隆隆的綠色的柳洋上了
 當霧雲在黑夜唱起了歌
 而迎來了曠曠的光亮時
 我乃開鑿了那破爛的門扉
 應運厚的詩章
 物合於親密的泥土之上
 泥土以生長之力振動着我
 使我不可歇止地舞躍於田野間——
 而迎着那無際無涯的綠色的田野呀
 那是顯於綠色叢中的墨墨的果實呵
 連田埂上也掩映得密密茂茂的
 啊，我發了
 我底力也似春日底泥土一樣
 本生長……
 我底心奔湧着希望的喜悅
 我恨我沒有雙巨大的手掌擁抱着土地
 我要感激這給予人類以生之力的土地呀
 于是，在清新的氣流里

我盡情地歌唱了
 我依次地巡閱着——

麥莖被種子壓倒了身子
 豆果果實得豆莢抬頭不起
 油菜謝盡了黃色的花舞
 ……………

呵
 已是收穫的季節了
 我期待着一串晴朗的日子

獨輪車與汽車

不要鄙棄
 咱們滾轆的
 是笨重的獨輪車呀
 但我們却是
 邁着穩健而堅強的大踏步
 從未片刻停息地
 走在寬闊的大路上的
 而我們底誠實又比什麼都重啦
 你看那
 汽車呀
 那神氣活現的駕駛者
 顛顛倒倒地
 在咱們後面掉遠了 滾了

它開一開 又停一停地
 彷彿途中有什麼妖怪迷惑了它呀
 有時，它甚至倒轉了車頭
 彷彿在來路上遺落了什麼珍貴
 需要去尋找一樣
 而我們底獨輪車
 已昂昂地前去了
 滿載着我們底意志和願望啊

「二尺五」(註)

「二尺五」
 ——那灰色或草綠色的短衣
 往昔，人們會厭惡着它
 罵它是老虎底皮
 但
 如今誰都被上了它
 ——是怎樣發動地披上了它呀
 而且
 在今天
 在自由底道路上
 在莊嚴的行列中
 我們披着它
 正驕傲地走着
 註：湖北人俗稱軍服叫「二尺五」

他有憤怒

寢息在白色的房間裏
 讓白色的紗布
 包裹着
 過去會誇耀地力的
 如今却成了斷腕的殘廢
 吊掛在自己區頸項上
 已經三十天了
 每天
 每天早晨和晚上
 當白衣的小姐
 以纖細的手指
 輕輕地打開了他底傷口
 他底粗黑的眉梢
 就飛出了火花……
 三十天了
 他抱着半截殘廢的
 傷口尚未愈合的胳膊
 從沒有過痛楚的呻吟
 他永遠沉默着
 那當漫長的汽笛聲透過紗窗
 把響傷的聲音播入白色的房間時
 他乃躍下那塗着白色洋漆的鐵牀

憤憤地走向了防空洞

在防空洞底門口

他筆直了壯大的身子

傾斜着頭

諦聽着由空際竄來的仇敵底叫聲

他捏緊了那隻尚健全的拳頭

提出了寬闊的胸脯

向着遙遠的天際

在那隱約着醜惡的毒霧的天際

他要離地迎擊上去

像太陽

像太陽

像太陽一樣長久地照耀着大地

那熱烈的光 那力量

是不可能被抹滅的了

縱然有時

烏雲遮暗了天空

雷雨使大地泥濘

但太陽

太陽却不會停歇地在吐射它輝煌的光芒

啊

希特勒

你人類底瘋狗嘯

你也妄想吞食

地球上底太陽麼

那末

我問你

你也知道

傳說羅倫「蛇欲吞米」的故事麼？

我要肯定地告訴你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是千古以來的荒誕的傳說啊

也正如太陽不可能被毀滅而死去一樣

詩 墾 地 創刊號

十一月一日在重慶出版

母親……曾卓

回去，回到黃河……方然

給尼赫魯……鄒荻帆

黎明的林子……姚奔

……白岩

迎新穀……鄒綠芷

向日葵……史放

再生的日子……S M

風雪的日子……冀沆

江布爾詩……李威譯

蔡雷泰里詩……蔚青譯

不死的悲哀

——紀念蔡碧青

顧尼

在延緩不斷的戰鬥底下，在急如星火的洶湧的進軍當中。有誰因總度的疲憊而中途倒下，默默地喘息，喘息不來，而默默地死掉？這點事情，在那個無限長的龐大的隊伍裏面，並不會引起人們的驚奇，感動，因為他們早已被四方八面迫過來的死亡，把那些微渺的人性的感覺，鈍損無遺了——死，有什麼稀奇呢？

然而我又要寫文章來紀念蔡碧青了，他就是這樣默默地倒下之一員。

我並沒有用雄表壯烈來叨死人鴻福的心理，不過聊盡後死者應盡的義務，如實地紀錄下來，某年某月，有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死去，如是而已。

蔡碧青是這樣的一個人，能够寫詩，又能够演劇——雖然有這兩種本領的人，在全國即使是在廣東也并不稀罕，兩可稀罕的，却是他沒有拿這兩種寶貝來炫耀人眼，抬高自己。始終是一聲不響的在工作着的一個，在荒蕪的粵北戰地，在艱苦的粵北軍營中，他用那兩種武器來教育士兵，來支持抗戰的，已兩年有多了。他底詩生命比他底戲劇生命還產生得早，遠在早年前他參加廣州藝術工作協會的詩歌組之前，他已有興趣於詩歌之寫作了，然而他却没有拿詩來做敲門磚（甚至連敲門工作，他也不過做那些吃力不討好的「幕後英雄」），那末，其為人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詩篇，散見於救亡日報的「文崗」，朋友們都感覺到他的底風格渾濁有如他底雄偉的軀幹一樣，可是有誰會想到這樣壯健的一個人，會不假天年呢？

對於碧青的死，我有兩種感覺，在他死的當時，我稍為會引起一點淡淡的悲哀，可是到了現在，我却倒替他安慰了。

南國之春，并不如北方詩人的筆底下那樣值得讚美而讚美的，他是多麼陰黯，潮濕而多雨啊！他就在這個時候死去的，然而幸好南國底毒熱的季節還沒有到來，特別是廣東，特別是今年，榴紅似火就正是惡毒蔓延的時候，有誰不幸病倒了，就恐怕會有什麼傳染病，趕快拖到荒山去埋掉拉倒，有時會連一個朋友也不知道的。

幸而他沒有死在那個時候，否則，連如我之類的朋友們的一點淡淡的悲哀也賺不到，而這篇文章，也根本無從寫起。

然而碧青却又不死於敵人的鎗林彈雨，如詩人所讚美一般地，「懷着胸前的鎗子倒下」，使我這篇文章有所發揮，這又怎能不引以為呢憾？

碧青沒有寫過偉大的詩篇，算不得詩人，也沒有演過好戲，算不得戲劇家，可是，他底半生勞績，半生血汗，不就正是一篇偉大的詩章，一齣偉大的戲劇嗎？

許久以前，早欲替在廣增背進而英勇犧牲的許介留點紀念而未果，現在却又來紀念碧青了，懷望雲山，深嘆戰友之寥落，於是一開頭就在這篇文章的題目上抹上一個陰影，現在因為不願意把自己的悲哀去傳染給如我之類的朋友，決意把這條題目取消了——爲什麼，因為戰鬥者雖然一聲不響的倒下了一個又一個，可是那空額却又一聲不響的一個又一個地上填補進去的。

魯迅逝世紀念日於桂林

窑洞及其他

厂民

一、野店

野店開在山坡上
開在這路與這路銜接的地方。

野店和荒原一樣簡陋
做滿苦若的墓碑
作着天然的牆壁
高粱桿和細竹子
作着牠的窗瓦，
寫脚底磨光了的紫岩
就是獸人的雅座吧？
那蒼綠的黃楊樹
高昂地撐持在岩邊
也可算波字的帘榻了。

天是懶的
總是陰的，
旅人們飽了
輪夫們口渴了，
好坐在野店的雅座上
悠閑地抽一支烟
喝一杯濃紅的涼茶，
和做好

更不妨抓一把炒熟的蠶豆
來那麼四兩，

店主人和寵而致勤
他熟悉這荒山

什麼地方出過亂子，

離前面的市鎮還有多遠

那一家店子可以打舖歇夜，

他都會一一告訴你週詳。

店主人像一架留聲機，

向這邊來的過客收容消息，

然後，又一遍遍的

把它向那邊來的人談講。

歇脚的過多的時候

他也不必太忙碌，

要烟的給烟

要水的給水

要消閑的給米花糖

沒有客人來去

就坦然守着寂寞

滿可以打個瞌睡。

醒來聽落落的狼嗥

和高梁葉殺殺的搖蕩。

黃昏往山外漲起

野店也得收歇了，

店主人挑着貨担回村里去

這兒只留下一個空棚。

第二天太陽還沒升起

野店又開始陳設着

茶是新泡的

酒是滿甕的

乾糧還發着烤過的麵香

野店開在山坡上，

親切地迎接着來客

又親切地送着背影消逝到遠方。

二、這就是北方嗎

「這就是北方嗎

這就是我們所渴望去的地方嗎？」

一個旅客踱步過來

點燃起一支紙烟

烟頭的微光抖閃着

照亮了黎明的薄暎

隨着黎明一同顯現出來的
是那滿天噪聒的烏鴉，
於是，以激憤的口吻，他說——

「你們看

那游尸般的小動物

黑得那麼可怕呀！

牠們用一種特異的聲音

——如同哭喪的聲音

凄苦而淒厲的叫喚着，

那長而堅硬的嘴壳

什麼都不放鬆的在剝啄，

並且眨着狡猾的小眼睛

固執地追隨着旅人；

像是等待你偶或疏忽

會落下一點殘餘的口糧，

——不，牠們擊着黑翅

簡直要撲到頭上來，

把你撕碎而吞食下去，

這滿佈着烏鴉的地域，

難道就是北方

就是我們所渴望去的地方嗎？——
——作個同伴的問答的
——做是沉默的苦笑！

第二個旅客站起來，
從他久懸風霜的行囊上，
環顧並且指點着遠處
由天幕中帶下的氣息。

「從書上告訴我們，
這兒會是一座樂園，
會是古代那個暴君
所簽署經營的遊冶場，
連綿三百里的樓台，
琉璃塔，鐘樓，雲霧的白粉，
紫羅山，綠翡翠，動的血漿，
而如雲的宮女，
單是他們脂粉的精氣，
也够教那馬輪車，
在成陽路上日夜奔忙，
——她們花般的美貌，
該是用多少人的眼淚灌溉的啊！
身後爲了維護這世的淫快，
這兒又該註屯多少鐵兵，
來鎮壓不堪剝榨而反抗的人民！
可是，今天什麼都完蛋了，
除掉一片淒涼，
一片空漠無垠的荒原，
你們，請告訴我，
這難道就是北方，
就是歷史上繁榮過的土地嗎？」

——作爲同伴的
僅是輕蔑的苦笑！

第三個旅客抹着臉，
揉揉着那蓬蓬的
糊成了手帕的衣服，
然後吐去嘴中的沙粒說：

「這兒只是恐怖的世界呀！
無邊灰黃色的世界呀！
你們看——
田野是灰黃的，
山嶺是灰黃的，
房舍和建築物是灰黃的，
連河流，樹木，生物，
也沒有一樣不是灰黃的，
當風暴掃過，
灰黃的沙土就旋轉起來，
把剝裸的沙粒，
撒得你滿頭滿腦，
甚至，他要迷瞎你的眼，
要你葬身在黃沙裏面……
不信，你們看，
沙暴又席捲而來了，
當心，別在風暴中失落了自己，
呵，多麼靈驗呀，
這灰黃色的恐怖的世界，
就是我們所渴望的北方嗎？」

——作爲同伴的
僅是否定的苦笑——
鴨鳴嗎，鴨鳴嗎，
當作列車將到的預告。

站上的號列單調地吹響起來，
旅客們都抖去疲累，
重新振奮地張起希望的絃。
而第四個旅客，
以動情的語調說着：

「不錯，這就是北方，
就是我們所要經過的地方，
烏鴉的，灰黃的恐怖世界，
以及曾被暴君統治過的，
荒涼死寂的世界，
僅只是北方的一角，
——腐朽而堅固的一角呵！
然而，我們還要穿過牠，
更深入地穿過牠，
而去到那太陽照耀的，
正在生長與發展着的，
輝煌新鮮的土地……
現在，快踏上車廂去吧，
不要落後一步，
讓我們乘着轟動的列車，
勇敢地奔向前去……」

——作爲同伴的
那希望閃耀的臉上，
湧起了衷心的歡快的笑！
三、運煤夫
像是從地底裏鑽出的，
運煤夫帶着滿身塵沙，
穿過塵沙的霧網走來。

天空裏是捲刮的塵沙，
大路上是厚積的塵沙，
伸出手去，手消滅了，
踏下足去，足陷沒了，
再靈敏銳利的眼睛，
在這時也不比前更有用，
滿身灰土的爛毛腿，
敲了重鎮鎮的煤塊，
掘起長耳架阻快地向前，
担煤塊的運煤夫，
緊緊地跟隨了牠，
像跛腳沙河一樣擺步而去，
白色的頭帕，
白色的羊毛襪，
都成了土灰的顏色，
全身上只有張開的嘴，
因爲急逼的呼吸，
還保持着唯一的一點紅點，
——那愈顯得多可怕呀！
他們真是從地底裏來的，
穿過塵沙的霧網，
讓自己顛倒着寒風裏，
讓自己失色在灰土裏，
欲將帶給萬人以煤，
——以紅焰和溫暖和動力！

四、窑洞
在一個個山頂上

蔬菜吟

韓北屏

我們的菜碗猶如物價的寒暑表，
反應市場的氣候是如何準確呀！

菜湯上面飄浮着點點油花，
都像浮萍一樣細小的油花，
告訴我們：物價猶在徘徊。
醬油水像晴天無半點雲彩，
我們苦於欣賞碗底的圖案，
一切的物價又突破了大關。
智力勞動者憔悴了憔悴了，
無營養的創傷在雷鳴，
這裏為肥胖的兩積者辯護。

我們都是極易滿足的平民，
沒有肉食，就熱愛着蔬菜，
然而蔬菜也被慘痛的剝奪，
別人品味海外飛來的珍饈，
我們啃嚼着冬瓜南瓜的皮。
智力勞動者是勤苦的耕牛，
沒有飲食還得接受着鞭策；
但是我們唯一引為慰安的，
便是吃是草擠出的是乳漿。

我憧憬分得一塊貧瘠的地，
耕耘他像耕耘希望的花園，
灌溉他像灌溉幸福的菜樹。
剛撒下細細而孱弱的種子，
彷彿已聽見種子倔強的喊：
不怕泥土多末貧瘠而頑固，
我終要突破了牠喂養你們！
我陰鬱的看這敲開的土地，
一陣蒼涼的回憶使我流淚。

我們的菜碗久已如劫後的河山，
沒有村莊沒有人煙一片的荒涼……

一九四一·九一八·

牆壁上表格和掛圖
多麼精緻而誘人，
瓊瑤的讀書聲中響了

寫彩繪的壁畫眼地白亮
白衣姑娘蝴蝶戲穿行
身上帶着繡筒和藥味，
孕婦們安靜地躺在牀上
等待強悍的新嬰的出生
——這是醫院的一角呀！

一排排密洞
張開了整齊的笑口，
二層，四層，五層
——那是現代化的建築物呢！

又聽到歌聲在迴盪，
小鬼們背着書包散去
——這是我們的密洞小學哪！
用木刻刀和鑿筆，
年青的美麗家
在光彩和色彩上雕染形象
詩人站起來
則誦煽動的詩篇
教多少人睜紅了仇恨的眼睛，
而提琴和二胡和笛子
遠遠地奏起了新的交響樂
——這兒一樣不缺少
最細膩的藝術活動呢！

機器的巨輪在飛轉
革帶蛇一樣游過去
織布機上，吐出
漫長漫長精美的布匹
鉛印機上，吐出
一張張排印精美的報紙，
酒精由蒸溜器滴落
快要從油筒裏滿溢出來了，
——這是我們各式各種的工廠。

洗臉架上好放洗臉用具，
只有桌子是木製的
可也佔不了多少地方。
夏天，洞裏原就涼爽，
冬天，壁爐裏好生熊熊的炭火，
打開白亮的紙窗，
還射進半屋子明朗的陽光，
——這是我們的家
也是我們工作學習的地方。
誰說我們又回復到
穴居巢處的野蠻時代？
只為避免野蠻的轟炸
只為創造真正文明的世紀
我們才以密洞暫作革命的堡壘！

蘇聯詩歌的發展

A. 賽列萬諾夫斯基作
何家槐譯

一

俄國大革命前變了革命前的資本主義和封建制度文化的一切富麗，破壞了革命前的中間階層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的規律，這一種規律直到如今都像是不可動搖的。

直到一九一七年為止，俄國詩歌具有兩種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可是事實上却相成相輔的不同的性質。一方面是風雅的個人主義的詩歌，這種詩歌表現曖昧的，脫離現實的，祇有少數人能够了解的狹隘的個人感情和感覺。「我把自己永遠地幽閉在象牙之塔里。」「我像上帝似的愛我自己；愛情會得保護我的靈魂。」這些是從象徵派詩人那裏隨便引來的詩句；這種象徵派在革命前的俄國詩歌中是有勢力的一種派別，它的源始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紀的法國象徵派詩人。它把末落期個人主義的自我思想發揮到極點。在那些年間的象徵派詩人——梭羅古勃，巴爾蒙，吉辟斯——的詩歌中的最大特點，就是這種主觀的悲觀的思潮。它是病態的無力的詩歌，離開現實衰微和腐敗的燻爛的顏色。

象徵派詩人和與它相對立的 acmeists (註一)，曾經不止一次地宣告他們的反布爾喬亞的態度。可是在一九一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急關頭，他們中的大半却都公開地歌頌沙皇的兵艦武和俄國布爾喬亞的侵略陰謀的「勝利」。贊揚帝國主義征服者的聲音，愈過愈來得響亮而且清楚。例如，詩人尼珂萊·古米萊夫歌頌一個這樣的英雄，他——

在軍艦上發覺了一個暴動
他從腰帶上抽出了手槍；

從他的飾帶和玫瑰色的巴拉索硬袖上，
落下了金邊。

在革命前的俄國詩歌的象徵派，Acmeists 以及其他諸流派中，為什麼個人主義的「反布爾喬亞」傾向能够和帝國主義的公開支持同時並存？在批判德國十九世紀的唯物論哲學家路特威希·費爾巴哈的一本著作中，卡爾和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的分工已在「精神和物質勞動」之間造成了這樣大的一個分裂，竟出現了「階層的代言人，對於他們，主要的誕生方法就是替這階層製造關於它本身的幻想」，他們在某一階段以內，是和這一階層的另一以他們真正的實際的「物質」利益為活的集團相對立的。「這一種分裂」，卡爾和恩格斯寫道，「甚至可以使得上述的兩部分人中間發生矛盾和衝突，可是在任何一種階層成着這一階層生存的實際上的鬥爭面前，這種對壘就會自動地消滅」。在大戰和大革命期間的大多數象徵派 Acmeist 詩人，也正是這種情形。

但就在那個時候，也還存在着另外一種詩歌。這首先就是多數派的不法組織和多數派報紙的自由詩。一大批普羅詩人，環繞在真理報的周圍。免米央·貝特尼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天才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得到了完全的發展。其次是革命知識分子的詩歌，這一階層憎恨資本主義，可是在當時還不能夠完全地站到勞動羣衆方面來。符拉第米爾·馬雅珂夫斯基是這一階層的代表。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寫道：

飢民的頭顱
已經遮斷了那里人們的短視，
在革命的荆棘中
一九一六會得突然的開花結子。
他的猜測還相當的準確：革命在一年以後發生。多數派的計劃！

本來在很多人看來是過高的、空想的。現在却已經現實化了。接着就是殘酷的內戰時期，也就是跟「十四列強」的封鎖和干涉鬥爭的時期。這是一個艱苦却是美麗的階段，被它的莊嚴與浪漫感動了的革命前詩人，不止一個。我們不預備敘述已經淪為辱罵勝利的普羅列塔利亞了的有韻「打油詩」，却只注目於蘇聯新詩歌，注目於那些和社會主義的奮鬥多少有關聯的名字和作品。

在革命初期，最偉大的象徵派詩人亞力山大勃洛克寫了一首熱情橫溢的革命「十二個」詩。對於革命，他是全然地坦白地接受的。在這首詩中，他應用叫做 Chastushkis (註二) 的民歌所特有的韻律和描寫手法；這一種大衆自己所創作的簡單的無名詩歌，不論城市或鄉村地，在蘇聯國內到處唱着。另外一個在一九一七年前已有文名的出色詩人德里斯，派脫耐克，把果戈里的「全世界的所有事物，一下子變成影射暗著」，當作他的一首詩的題詞；他寫了許多革命的詩，用風暴，暴風雨，天氣的劇變等比喻革命。

一個後來變成勞動軍衆前衛的象徵派詩人范拉里，勃里索夫，激昂地向他的「知識分子同志」致辭：

現在烟塵和雷電

已經具象化了原在噩夢中閃爍着的奇景；

你們爲什麼還要擊眉瞪額

帶着你們那橡林中驚鹿似的不安的眼睛？

也許對於你們美學家 and 幻想家

幻夢只有當作遠景看才算甘甜；

祇有在書本和與詩人相諾合的事物中

你們才愛創造的源泉？

百萬的勞動大衆，在那些年間就涉遍了全國，破壞而且搗毀了封建社會和布爾喬亞秩序的後堡壘，奠定了社會主義秩序的基礎。生活被帶入了街道，曠場和戰場。這一種生活產生了它自己的，獻給億

兆羣衆的詩歌。「走進街道吧，未來主義者們，夢想家們，詩人們！」這是符拉第米爾·馬雅珂夫斯基所提的口號。他在這個時候寫成了兩隻進行曲：「左翼行進」和「我們的進軍」，它們富有彈性而且簡短的韻律，是爲傳達革命的律動。除此外，他還寫了很多激烈的諷刺詩，小冊子，和標語，在當時這些全很風行。可是最通俗的還是兌米央·貝特尼的詩歌。這些用民話，走江湖者的俚曲，以及農民們的 Chastushkis 的風格，很簡單而且技巧地寫成的詩歌，感染了廣大的勞苦羣衆，被紅軍，赤色遊擊隊員，工人，以及農民們所誦讀和歌唱；它們喚醒他們去鬥爭。

同時在各城市中，紛紛地創立了很多所謂「Prolet-culls」，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化團體。這些組織是不長久的，可是一大批的普羅列塔利亞詩人，都在這種團體周圍被訓練出來。V·基里羅夫，M·葛拉寧莫夫，S·奧勃拉陀維契以及別的詩人們，在當時都是非常流行的。這些 Prolet-culls 抒寫關於革命的詩歌，給它以十分廣泛的範圍。

我們是無數的威武的勞動軍隊，

我們克服大陸大洋與大海！

我們人造太陽的光輝已把城鎮焚燬，

我們驕傲的靈魂燃燒着反叛的焰彩。

我們臂膀上的筋肉渴望着偉大的工作，

我們集結的心臟燃燒着創造的苦楚；

我們將把蜂房盛滿神異的蜂蜜，

我們將替我們的行星找到一條光輝的新路。

這是符拉第米爾·基里羅夫在一九一七年所寫的詩。一種相似的性質，貫注着內戰的詩歌。這種詩歌既像政論家的著作一樣富於政治意義和熱情，同時又最可以朗誦而且扼要的。這種特性不容它把內容這樣豐富的一個時期，把世界的變革或者這時期的一個人的豐富思想

和感情給予完全而且深刻的表現。可是，無論如何這是鬥爭的詩歌，因此它盡了很大的任務。它所有的缺點，都在革命的第二時期，在轉入新經濟政策的時期中暴露出來。

很顯然的，第一，有一大批內戰時期的詩人不了解新經濟政策的意義；他們把它當作是一個失敗，一個完全犧牲所得的放棄。因此一大部分詩人的詩歌都浸染着病態的萎靡的氣息。就是與馬雅珂夫斯基最接近的詩人尼珂萊·阿隨耶夫也說：「新經濟政策時期渲染着的並非深紅色，却是淡紅色。」很顯然的，早期蘇聯詩歌所應用的那種平鋪直敘和簡短扼要的表現方法，已不適用於新詩歌的新的任務。任何事物都已成更複雜。新經濟政策是一個退却，同時却又是一個進攻。戰事已經結束了，可是表彰普羅列塔利亞勝利的和平，却隱藏着一個以另一種方式出現的艱苦的鬥爭。全國人都坐下來研究：最迫切的問題，是接受從革命以前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可是這種接受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着舊文化的盲目的複寫，却是爲着一個新社會主義文化的建立。這樣，蘇聯詩歌更進一步的發展就遇着特別的困難。

二

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已給詩人亞力山大·倍茲敏斯基在他一首獻給前一代詩人的詩中指示出來：

這是好笑的：如果看不見

紅軍或者十月暴風雨的閃電；

却是歌吟正在營房中憑着革命之名

學習A·B·C的紅軍士兵。

換言之，這問題是以現實的詩歌代替表現廣泛感情的Prolet-cult詩歌，而這種現實的詩歌，必得把生活的複雜的矛盾，給予一個深刻的，却決不是單純的描寫。在內戰時期，詩歌是建立在感嘆號之上的，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可是現在，需要更有彈性和更複雜的抒情方法。在以前，詩歌的任務祇限於形成最重要的詩的概念，描繪普羅

列塔利亞革命的狂風驟雨似的情緒。現在橫梗在它面前的任務，却是說明這個人類史中最偉大時期的參與者的生動的印像，思想，和感情，說明革命的經歷。對於這種敘述和說明，內戰也是藉以取材的最主要的基礎。

在一篇短文章中，要把這時期蘇聯新詩歌所有最重要的各種形態詳加敘述，是不可能的。我們祇要指出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它的發展則有所稽延，可是却以風格、傾向、趨勢，以及類別的多樣性著稱。抒情詩、史詩，以及詩劇都相繼出現了。同時，鼓動的和政治論式的風格也在不斷地發展。由馬雅珂夫斯基，阿隨耶夫，和別的詩人們參與，其實是俄國早期未來主義的「列夫」（左翼藝術陣線）；要求詩歌的「直覺的任務」反對「列夫」和倡導恢復韻律（賽爾維斯基，英勃，路過夫斯基，勃格里斯基等等）的構成主義者以及其他詩派，組織成立。在各共和國——喬其亞，阿美尼亞，白俄羅斯，鞏固共和國，勃喜基里亞——都產生了以民族爲形式，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詩歌。很多新人出現了，這些新的名字形成了少年蘇聯詩歌的主要的中心。從那些曾經受過內戰鍛鍊的知識分子中，從黨與少年先鋒的隊伍中，從工人與農民中——從無論什麼地方，新生活都被寫入蘇聯新詩歌。

可是這種新經濟政策的複雜性和矛盾性，却無疑地使與這時期的主要精神——組織社會主義進攻的精神——完全相背馳的詩派興起。就是別的不提，新經濟政策也包含着Zemmen（農戶）的存在；這種Zemmen帶來了布爾喬亞波希米主義的最壞的風習。鄉村中的資本主義要素——「富農」——同社會主義秘密宣戰。他們對於蘇聯的政治、經濟、意識、道德、以及藝術諸關係的全秩序都採取敵對的態度。Zemmen和富農們聯合起來，這種聯盟在詩歌中的反映，是布爾喬亞波希米主義的詩化，社會主義的憎恨，私有財產的贊美，革命的社會主義特質的否認，以及對於那些離羣索居的驕傲而且孤獨的人們的崇拜。

是在西班牙。

我離開了我的鄉井

出發去打仗——

把格林拿達的土地

分給農民們。

再會吧我的父母

再會吧我所有的親眷；

格林拿達，格林拿達，

我的格林拿達。

這個兵士一直到死還唱着這首歌兒。

我們沒有餘地詳述，祇能枚舉在建設期間所寫的最重要的幾首詩歌。這些詩歌每首都值得寫一篇文章來專論，例如馬雅珂夫斯基的 Vladimir Lenin 與 Good (註) 尼珂萊·阿薩耶夫的 Semya Poshakov，倍茲敏斯基的 Konsonolia，Vladimir Ilyich Ulyanov Felix (寫狄榮歌娜斯基)；E·勃格里斯基的 Meditations On Op-prause；尼珂萊·費霍諾夫的 Sami (寫一個印度童子所聽到的關於達達的列寧的傳說) 兌米央·貝得尼的大批詩歌；I·賽爾維斯基的一首寫內戰和海軍戰的長史詩 Uyalayevshchina；同作者的一首詩詞 Commandor two·B·派司脫納克的一九〇五與 Lieutenant Schmidt (一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參與者)；A·柴洛夫的 Accordion；以及 I·烏脫金的詩作等等。這個名單可以很容易的加以擴大。蘇聯詩歌得着廣大的讀者。就是在那些日子，也有幾種歌集連印了幾多版數。一部印數很大的蘇聯新詩歌選集，在六個或八個星期之間就銷售得精光。詩歌的範圍也是很大，從抒情詩一直到報紙副刊上的韻文都包括在內。

努力把詩歌與報紙緊密地連繫起來的，是符拉第米爾·馬雅珂夫斯基。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為止，他都是一個未來主義者 Zaimi 的信徒，在大革命以後他却逐漸堅定和頑強的歸附着普羅列塔利亞。在大革

命以後他却逐漸堅定和頑強的歸附着普羅列塔利亞。在他革命後的創作進化的過程中，馬雅珂夫斯基必得大大地改造自己，大大地從英勇的革命時期中學智。有時候死屍得攔住活人；他的狹窄的個人主義感情的舊態又會再度的復萌。他曾不止一次的憤怒地反抗這種舊態——他永遠是不兩立地和俗物，小布爾喬亞，「體面的」人們，平庸的發言人，偽君子等等作對的。可是馬雅珂夫斯基的詩歌，在蘇聯新詩歌中實在佔着一個很出色的地位。他在蘇聯所有詩人創作的發展上，都發生着影響。他是一個詩歌的改革者，遺下了寫詩方法的難忘的範例。在他的晚年，他致力於簡單、明瞭，以及詩歌用語的深邃化。同時他獲得了很豐富的抑揚有韻的表現方法——這是他的詩歌的特點。

在他的一首詩 Our Love 的引言中，他說得很對：

我的詩句像鉛一般沈重地屹立，

準備着死和朽朽的名譽。

我的詩歌無聲地，嘴對嘴地

擠着它們勇武而且銳利的標題。

這種最可愛的武器

已經準備吶喊着突擊：

諧謔的騎士是沉默的

詩句的零槍碎戟已經高舉。

靠着勞力我的詩句會得貫穿悠長的歲月

會得沈重地，粗壯地，惹目地出世；

像在目前出現水管子——

早已造成了，由那些羅馬的奴隸。

三

對於我們，西歐的許多天才詩人，很強烈地感到寫詩的無益，並不只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讀詩的人是年復一年的減少下去。那以歌德、海涅、雨果、凡爾哈倫以及英國浪漫派詩人的作品為注意中心的詩

代已經過去了。如果和那種時代一加比較，那末我們可以說現在這些詩人的確是很少讀者。爲什麼會這樣的？是恐慌的緣故嗎？在某種限度以內，這是對的。但這並不是主因。我們必得更深入的加以考察。最重要的原因，我們可以在現代布爾喬亞生活的缺乏一致性中找到。

觀念的一致和對於現實理解的一致，造成了蘇聯詩歌的特色。這兒的詩歌，是和生活互相連繫着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有機的連續。詩歌在這裏是被大衆，被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所需要，因爲它清理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教育他們，高揚他們的精神，純化他們的心靈。在這裏，詩人已不再生活在個人追懷的空氣中，「驕傲的隱士」，而是偉大的人類大衆的代表和代言者。像古希臘似的——在一個更高的新水準上——那種詩人們當作軍隊先鋒向前進攻的時代，已經重新回來了。最前進的蘇聯詩人之一V·路過夫斯基所說的話，可以說爲蘇聯詩歌整個發展的一個註解：

我的詩歌，我的詩歌，
在鬥爭中燃燒和毀滅，
它提高了生活的圓滿
把它意義發揮到至極；
它深入事物的秘密，
使聲浪也能講述
自然界的一般的法律。

我們決不可把已獲得的結果過於誇張。蘇聯詩歌離開預定的目標還是很遠。我們需要——也是大衆所需要的——能在「人類藝術史上劃一新時期的詩歌和藝術，如果引用伊里奇的說法。蘇聯詩歌，還是才開始在引向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邁進。

蘇聯詩歌史上最重要的事實，是大半前期蘇聯詩人在新環境下也以藝術的信仰工作着。大多數詩人以前都爲知識分子對普羅列塔利亞和社會主義採取態度的問題所苦，現在他們作爲蘇聯知識分子的打擊代表，却已完全與普羅列塔利亞發生休戚與共的關係，而且已有不

少新的天才詩人加入蘇聯詩歌的活動。

鮑里斯·派司脫納克是最出色的蘇聯詩人之一，已經在前面提過。派司脫納克從未不會反對革命。但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動搖的。和革命合作，由他看來是一個犧牲，是要他放棄寫詩的最親切的方面。他是在西歐文化影響之下長成起來的。就是現在，在他所作的哲理中也可感到這一種影響。可是在估量他考慮了任何事物，在一再經驗了任何事物以後，他終於嚴肅地決定了他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究竟是在那里：那是在這里，在防線的這邊，和社會主義進攻的軍隊一道。

我的靈魂離開了歐西：
那兒並沒有它的地位。

另外一個更顯著的例子，是已故的安德華·勃格里斯基（死於一九三四年）的詩歌。如果就他的作品的外表判斷起來，他也是一個西歐派。他在過去也曾顯示出痛苦的動搖。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他覺得他和他的同時代人是：

腐朽的橡樹上的枯葉——
只要一陣輕風，一陣小小的北風，
我們就得滿天飛；
在我們頭上喧嘩着年青的號手，
在我們頭上升起不熱識的星座，
奇怪的旌旗在我們頭上颯颯地響着。

他在晚年才被蘇聯生活的戲劇性所鼓舞，所激動。他最後的詩集「最後的一夜」包含着三首短詩，它的出版在現代蘇聯詩歌中是件重大的事情。這些詩的主題，如果大概說起來，是個人主義的危機與衰落。私有財產心理的危機與衰落，是一個衰運，同時却更可以證明社會主義是欣欣向榮的事實。在「最後的一夜」以後，勃格里斯基寫了一首歌劇《Mélions of Oranise》（一個與這同名的詩的隨意的改作）。在這些作品中，勃格里斯基一方面保持着他那創造形象的深刻性，一方面逐步接近真正通俗的，如果依照「通俗」這個字眼的深刻的

意義，也是民主的詩歌。在這兒他以前的遲疑和所謂「枯葉」的陰影，已盡一掃而光。一個廣大的社會遠景——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及現在——和一個過深遠的，關於他已生活過來的繁雜的月的詩的記憶相連繫着。

一團戰鬥，一面經過樹林和水涯

他們面迎沈重的雨點；

赤卡，農匠，雙魚者，

除着計劃的鬥爭。

時候已到了——我們又集合在一線。

在天際又隱現着戰雲

……兵士們唱着歡歌前進。

戰爭開始了。劇論之內就躲着敵人。

可是我們已經老成了。我們的靴子

已經澀澀着和平的灰塵。

勃格里斯基的死對於蘇聯詩壇和蘇聯讀者都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詩人符拉基米爾·洛邁夫斯基的發展也是很有趣的。有一個時期，他曾隸屬於「建設派」。這一派詩人以爲社會主義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國內的敵人，因此其主要工作就是創立和平的蘇維埃「實業」。這也是洛邁夫斯基的意見。可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初期，他們明白他們是錯得很多。像E·勃格里斯基所說似的：「戰爭已開始了，團體之內就躲着我們的仇敵」。這個鬥爭大大地激動着它的參與者。在這時期中洛邁夫斯基寫了一大批使他成爲蘇維埃詩壇最前進，與普羅列塔利亞最接近的詩人。在他「給共和國的信中」，他寫道：

我睡在你的床上

蓋着一層雪

在你的草原上面

流着我的青年的血。

我不願過這殘酷

願與羣衆共休戚。

請你領導我而且改造我

怒吼着把我送往前敵。

和N·鐵羅諾夫以及一大羣著名的蘇維埃作家，洛邁夫斯基到亞細亞——波斯和阿富汗邊境去。在那裏，他看到和敵人的鬥爭是如何的殘酷，社會主義新人的心理是如何的形成，剛纔還是資本、宗教、和封建地主奴隸的百萬人民是如何的得到新生，他們的背都是如何的挺直，以及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自由人是如何的受到教育和發展他們所有的天才。

這次旅行的結果，使他產生了兩本詩集，一爲「獻給大漠中的布爾希維克」，一爲「春天」。在接着出版的無韻詩集「生活」中，洛邁夫斯基以社會主義的觀點，哲學底地和抒情底地解答了已把人類困擾得很久了的問題：私有財產，「民主政治」，個人主義，精神與物質，兒童時期，以及藝術。

勃格里斯基，洛邁夫斯基，尼珂萊·阿隨耶夫，維拉·英勃以及很多別的詩人，像馬雅可夫斯基的前例似的，都歸趨到社會主義和普羅列塔利亞方面來。這些並不是空話。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藝術家，如果是從知識階層中出身的話，那不但必須堅信社會主義的理想是正確的，而且必須變更以前所形成的詩歌的風格。這意思就是說你必得克服而且拋棄很多對於生活的成見，必須改變對於世界的看法。可是這種轉變自然並不是說社會主義詩人的題材，形象，和風格都喪失盡個性，都是千篇一律的。事實上絕不如此，却是唯有社會主義才保證着人類個性十足的發達和長。試把勃格里斯基的風格和洛邁夫斯基的一比；洛邁夫斯基的和N·阿隨耶夫的一比；阿隨耶夫的和柏羅列夫夫的一比；柏羅列夫夫的和培茲敏斯基的一比；培茲敏斯基的和克米尖·貝特尼的一比；克米尖·貝特尼的和斯拉夫的一比！風格是如此的複雜！可是他們在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的共同理解中，還能够互相地聯繫起來。

以最著名的蘇聯詩人之一的培茲敏斯基爲例吧。他是一個青年團

的團員。他奉馬雅珂夫斯基為圭臬，但他却取着批判的研究態度。魯茲斯基的詩歌，是寫着大衆而寫的。他寫詩是爲了朗誦，不是爲着少數人，而是爲着在街道上，在廣播無線電台和戲院中（不是在房屋中），讀給廣大的羣衆聽的。和一般多數派報紙或新聞記者一道，他參觀了很多工廠。那些地方總美術家把他的詩句畫在更桶的油漆上面，掛在廣播兩邊的房屋中間。電車和汽車在這些油漆下經過。他的有韻標語和短詩（老是其體而且簡扼扼要的）圍繞着工廠裏面的機器和工作檯。同時因爲他觀察生活觀察得非常深刻，他也寫巨大的作品：例如劇詩「血紅的悲劇之夜」（寫五年計劃的開始）和「政治部首腦之夜」（寫集體農場運動和它的成功）。

如果有人問現在最優秀的蘇聯詩人最注重的是什麼，我們可以回答：首先，給他們的詩歌以深度和高尚的理想主義；第二，着意詩的題；第三，寫着藝術的詩作而奮鬥。

其實更精確的說，所有三個問題祇是質的問題的三方面，這個問題是以正在創造過程中的偉大的社會主義詩歌的理想，藝術手腕，以及風格來決定的。

這里當作例子的，是抒情詩的問題。

蘇聯公民的特色，是（我們是說那些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們）他參與公共生活的各重要部門。以蘇聯的前進工人之一來作例證吧。讓我們假定這是最著名的突擊工人尼基泰·伊佐托夫。他是一個唐巴礦的礦工，他的名字已經變成蘇聯整個「伊佐托夫運動」的旗幟。伊佐托夫是誰和什麼？他在煤礦中工作，創立了掘煤的世界紀錄。他任蘇聯最高機關的中央行政委員會的會議上，在黨會議上，以及在人民委員會的各種會議上講解很複雜的問題。他以煤礦的藝術與科學教給許多現在已受蘇聯最高榮譽——列寧勳章的弟子。他自己也研究着各種問題。他閱讀文學作品。

或者我們再以亞歷山大·曼生特格瑞爲例。他是一個無黨可歸的黨員。現在他却是個馬格納托斯克廠的機械師。一頭在機械師

，一面簡寫了一本已在國內外馳名的小說「我愛」。現在他並不放棄工作，却又在開始寫他的第三部小說。他在馬格納托斯克大學中，是個文科的學生。同時，他做着很多的工作。

蘇聯人民過着豐滿而且有趣的生活。

這就可以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抒情詩的創造是件最重要的事情。它無礙地將是一種完全不像舊詩的，以主觀「我」和客觀「世界」的矛盾爲基礎的新式抒情詩。這種矛盾在社會主義的事物了解中，是不存在了。社會主義是和這個人主義對立的，可是在社會主義下面，個人主義却很自由而且完滿地發展着。或者，如果引用卡爾的話，那末可說在社會主義下面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級自由發展的條件。所以現在如此注意在蘇維埃詩歌中很有意義的抒情詩——在完全新的姿態上面，它會得顯示蘇聯公民對於環境的態度——是毫不奇怪的。

青年們已來承擔比較老的詩人了。社會主義青年們的聲音，在目前蘇聯詩歌中已經逐漸的顯著起來。這種聲音是屬於那些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前夜或者在它實行的幾年中間開始自覺生活的青年。他們從不會直接與資本家和憲兵接觸，他們是黨社會主義的工廠，作場，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中長大起來的。年輕的印刷工人雅洛斯拉夫，斯徒拉可夫，已是最優秀的蘇聯詩人之一。他的詩歌被青年黨員和工人們所吟誦，它證明在蘇聯個性是有機地發展着。他已使自己能够完全駕馭現代詩歌的複雜的技巧。後面是他的寫詩綱領：

我願我的作品連繫青年的熱情

和藝術家的技巧——

他知道應得怎樣的繪描。

我們應得一提以前原是馬格納托斯克廠工人的青年詩人德里斯·盧斯耶夫；一他在烏拉爾、唐巴煤礦、鄂尼拍水閘、以及在蘇聯各共和國各地長成起來的許多青年詩人們。詩歌已經流行在各處；它是報紙上常有的特點；在有聲電影中可以聽到它；它被百萬的工人、農民、以及紅軍們所歌唱。

除了已經讀到過時，我們必得再提一提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品，例如列爾格推詩人亞力山大·柏洛河費耶夫的詩，尼珂萊·阿隨耶夫的「砲兵隊」，以前是「列夫派」詩人賽米央·基爾汕諾夫的詩，N·兒米脫耶夫，密爾爾·奧洛特尼，V·葛綏夫，M·斯維脫洛夫，L·拉夫羅夫，阿特列斯，N·勃羅，維拉·英勃諸人的詩作，L·賽維斯基的劇詩 Папрок，以及其他等等。

蘇維埃詩歌是有趣味而且複雜的。它是一首國際性的雜曲，每個成員保持自己的特點和態度，都把自己當作創造偉大的社會主義詩的參與者。烏克蘭詩人瑪契娜，巴善，麥伏美斯基，脫果惠雅珂，古列克；白俄羅斯詩人Y·克拍拉，亞力山大羅維契，勃羅夫珂；阿美尼亞詩人愛珂拍·愛珂波安，恰里姆茲，阿拉善，契拉姆；喬其亞詩人契珂凡尼，塔爾特茲，拿羅希維利，雅希維利；猶太詩人費勿，馬基布，卡里克——所有這些詩人，和蘇聯其他各民族的詩人一樣，都是蘇聯詩壇的成員。

可是還有一件事不能忘記，就是在蘇聯，除了生長在蘇聯領土以

上的詩人，還有一些把蘇聯當成第二祖國的詩人在生活着，在工作着；中國詩人蕭三；波蘭詩人勃魯諾·雅賽福斯基，斯當特；匈牙利詩人安那托·希特斯；印度詩人凡發；波斯詩人拉古底；以及別的詩人們。

社會主義社會人們的最大特點之一，是他從不以已得的成就自滿；他老在追求着更好的和更偉大的事物。歌德的「Immer Mehr」(意即永遠向前)是他的座右銘。因此沒有誰完全滿足於蘇聯詩歌既得的勝利；可是已得的成就，却無疑地是使它更向前進步的一個保證。

(註一) Acmeism 是俄國一九一二年頃反對象徵主義的一種新實主義，主要的詩人為勃洛特斯基 (G. Brodetsky) 與古米萊夫 (G. Gumilev) 他們根本否認象徵的意義，他們說：「我們之所以贊美玫瑰，是因為它是美麗的，並不是因為它是象徵着什麼神祕的純潔」。

(註二) Chastye Krasnye 是流行於俄國農民中的民歌。

(註三) 「好呵」(Good) 已有人譯出，是值得特別介紹的一首好詩。

本社籌備五年來全國新詩出版物展覽會徵集展覽品

- 一、徵集範圍：凡「七七」以後出版的各地鉛印，油印之詩歌雜誌，詩集，譯詩集，單張詩，詩壁報，報紙附刊上之定期與不定期之詩刊詩專輯，以及一般雜誌上之詩特輯等有關詩歌之印刷品；其他如已經犧牲於抗戰之詩歌工作者之照片，畫像，手札，原稿，及其別種事項。
- 二、應徵性質：不論借借或捐贈都所歡迎。展覽時當註明該品由某君捐贈或借用字樣。
- 三、需要目錄：請將所知的新詩出版物的目錄，分別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期，及其他，請詳細抄給我們。讓我們編個五年來新詩出版物總目錄，在會場上分送，在「詩創作」上發表。
- 四、徵集期限：本年十二月廿五日為止。
- 五、展覽日期：擬於民國三十一年元月，先在桂林舉行。
- 六、郵途往返：請將各物慎密密封掛號寄來，特展出後該原物主聲明捐贈者外，當負責掛號寄還。
- 七、酌贈本刊：應徵者當由本社酌量贈閱本刊若干期，及展覽會全部目錄一份。

惡夢的詩

高 崗

一、我不能通過那

黑漆的門

幾次地我醒過來，
向那通外間的
黑漆的門窺看，
那裏靜靜地昂一下頭，
就顯心地窺看：
通過那黑漆的門呵
就是睡靜了的街道
沿着街道，
我的想念在奔馳，
沿著街道！
我將回到那明期的日子嗎？
門邊的衛兵，
正點亮了火柴棒
在狂震地動着着吸煙，
燭的火星在不安地閃動，
在逐漸地裂，
雖然，發着冷光的刺刀
已在黑漆的顏色裡發着……

沿着街道，
我的想念在奔馳，
像被打傷的漢子有些惡夢，
綽上有流動的喝問，
有步哨守在街末，
我的想念呵，
却頑強得不顧一切地奔馳！
我敲着同志們
瘋楚地不斷咳嗽，
同志們在困苦地翻身，
車東被壓得低泣，
那苦難的呻吟呵，
立刻變成了一隻船
載着我，我的想念，
在夢里也是飄盪、飄盪！
衛兵的火柴點着了，
燭的火星漸漸滅了，
苦難的呻吟響着，
我的想念呵奔馳……
而衛兵將熱性
點起了他的油燈……

我的心跳動得像一匹小馬，
我必須裝着假的笑聲。
你相信我吧？
我在安靜地睡，
我的眼睛却從
車東里射出去，
透過一個同志困倦的肩，
向那黑漆的門窺看。

奔出去吧，
一切的計謀在打算。
雖然，我也看見
那第一個被射中的同志，
從車泊里滾動着死去，
那從窗口跳下去的
受王儲匍伏的……
從便桶邊漏了窟窿出去的……
那各式各樣有法出去吧，
雖然，當有響動的時候，
衛兵的槍會立刻運火，
那今夜……
我將無法通過那黑漆的門。

奔出去吧！
今夜我不能通過那黑漆的門，
我被火烤炙般，
讓我有一個機會吧，
「出得去，不然打死了也好，」
白天里同志們推胸，
黑夜來了就開始
熟悉率地變動。

「總是去掉一個好一個」
幫着從從窗口下去的，
幫着拉的，
幫着吹熄燈火的……
這苦難之給呵，
終于被扶持着。
像一個不祥的老人
灰白的黎明又來叩打門窗，
衛兵安心作着乾咳，
平靜的夜已經過去，
在黎明之後，
我的想念却更隨着沸騰……

二、邪惡的眼睛

那邪惡的眼睛啊，
 多種多樣的，
 有著色彩的眼睛，
 待我們睜開，

邪惡的眼睛，
 搜尋着女同志的臉孔，
 驚恐地盯住，
 驚恐地接近坐着，
 驚恐地搜尋着們走去小便……
 驚恐在你們眼睛里燃燒。

那些荷槍的傢伙，
 拋棄着我們身邊的小包裹，
 於是，一雙膠鞋失去了，
 替換的膠鞋失去了，
 甚至膠鞋的鞋也失去了……

那個戴白手套的排長
 用手杖把同志的手
 打腫得像一枚青蘿蔔：
 「揪出來，你也會有五十塊錢！」
 錢被搜去了，
 邪惡的眼睛，
 似乎證明着這是「

無家，是軍准講話的，
 向我們索尋，
 與他地舉起我們的軍毯，
 或者奪走你床頭的口杯，
 最後，守衛的哨兵，
 凶惡地瞪眼……

呵，這一切邪惡的眼睛啊！
 燃燒着的，
 用「公允」作掩體的，……
 這邪惡的眼睛，
 收編五地為食糧，
 術地野地打獵得
 發出刺耳的聲音。

夜里，被毒蛇般游動，
 天亮的時候
 就變得發紅的，
 一切邪惡的，有色彩的
 在向我們搜尋，
 在向我們攪弄。

三、穿過霧的林子

那些沙洲的晴朗時日呵，
 在江之南，
 我暫時分別了。

曾經幾次地穿過那霧的林子，
 想不到我竟走入
 這污濁的、自私的
 近乎敵的那種地方。

雖然這是我的朝霧，
 却天幸我已經
 丟去攪拭喉嚨的手帕，
 丟去那下面苟安的踪影，
 我也不甘
 關門閉一閉窗的處方，
 繼續住時的時作
 加以更強的修飾。

在污濁的路上，
 不要撒跌，
 即或是沾壞了鞋襪
 也是不幸的；
 如霧的季節

唱些自己粗糙的歌吧！
 假如你真的在房子裏，
 那裏狹窄外面，
 我總會看到一些
 艱難地搬動的脚步
 面着一個方面。
 沙漠的枯寂呵，
 入夜了却又有

鼠們在滿樓追逐，
 戶外是深鎖的毒霧？
 這樣的氣候，
 使我益發想起那
 晴朗的天日，
 那少有的天日呵！

那晴朗的日子，
 我要重新回去，
 止歇罷！
 無期地等候假期，
 等一個至聖的行日
 在冬霧的層本上也難找定，

或許在一個昏雨的傍晚，
 或許無聲地趕過
 一切的私語，
 我將走動，
 依然穿過那霧的林子。

本刊緊要啟事

本刊因擴大篇幅，受
 物價高漲之影響，不得已略
 增定價，自本期起定閱以半
 年為限，舊戶以一期作三
 期計算，事出無奈，統希體
 諒為荷。

昨天和今天

林山

(這是一個看見了軍樂的力量而戰士的自白，我自己深深地震動，因此，把它記下來。這當然不是什麼創作。至於像不像詩，更可以不管了。)

昨天

同志們！

昨天我幾乎完全絕望了！

我是一個軍人，不怕血，不怕死，也不怕打敗仗……

但是我看看……

弟兄們一個個倒下去了，死了，犧牲了！

這邊也是血，那邊也是血……

這邊也是屍體，那邊也是屍體……

這邊也是墳堆，那邊也是墳堆……

我們的人慢慢地少下去了，完了！

棺槨在路邊生鏽。

我們不懂得動員老百姓……老百姓都跑光了

鄉村重新到太靜，甯靜也看不到人影。

身軀們在路邊發熱，

弟兄們在路邊眼花，

黃昏的弟兄們在路邊呻吟，倒在路邊揮汗！

我再說一遍——我是一個軍人，不怕血，不怕

一切在沉默着

楓林

一切在沉默着。

一切在黑暗中。

只有那塔藍色的天空中，嵌着紅寶石似的夜星，向茫茫的夜海，閃耀着燦爛的聖潔的光輝，像少女的臉龐——叛逆的少女呀！向生命的枯槁，倔強的放射着生命的紅光！

我愛這眼睛，

大自然的慧眼，

光明的指引嗎！

我用腳步耕着被黑暗扼着的原野，而我是多麼的愛這綠色的土地啊！我想起我們的祖先和兄弟的野獸，在洪荒的時代搏鬥的故事，終於從荆棘叢中，逐走了野獸，又拼生命的力，開拓了這肥沃的沃土……

當春天來了——這土地也有過春天，

那滿綠的森林，那欲燃的火炬，那青翠的銀齒形的山嶺，那跳躍着笑臉的一對對的青春的

小河，那……啊！把木槓發環的如鳥青春，熱情而充滿着生命的活力。

還有，那從天邊躍躍而來的閃着燦爛的金光的麥浪，和使你連想到的金光燦爛的……

去稻秧，我不再得讚美這

美麗的季節嗎！

偉大的生產力！

而棕色的土地的孩子們，也歡唱着，

「我們的勞力

美化了大地！」

然而，如今，却正是冰雪鎖着的冬天啊！

而高原又正沉淪在空靈的漫長的黑夜裏，於是

高原上又出現了銀類的足跡……

我走着，是堅決的急速的步武，突破着沉重的夜黑，走着，走着，我聽着卑劣的野犬嗥着陰森的墳場的鼻聲，向深夜的跋涉者狂吠；憤怒的火燃燒着我，我想唱一支歌……

我走着，是堅決的急速的步武，突破着沉重的黑夜，走着，走着，黑暗中，我聽見黃昏時在天空徘徊的，如今熟睡在巢中的鳥鴉，無助的，也可憐的在昏迷的夢中，「輕輕」的不吉利的響語着；憤怒的流，沖激着我，我想唱一支歌……

我走着，走着，並不是孤單的一個，前面響着無數的躍進的足音，後面無數的追隨的足音在響……

我走着，走着，忽然前面傳來了伙伴倒下的聲音，和無數的熱憤的嘆息，但也傳來了伙伴們更急速的步武，我知道，我們曾用更堅決而又果斷的步武，跨過一個又一個的伙伴的屍體前進……

忽然，前面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火，「是誰點起的呀！」我驚異的叫起來，眼睛充滿了喜悅的淚水，和燦爛的火花。

「是前面倒下的伙伴的屍體，燃起的碎火

啊！——前面的一個伙伴告訴我。

我急急的躍進着，想着我的腳底；當我

希望能走到明天，去擁抱，蜜吻那溫暖的太陽，但假使我中途倒下了，我也微笑着倒在路旁，

用我的屍體，變燐，燃起一堆燦爛的火——

這生命最後的火候，輝映着夜空裏紅寶石似的

夜星，指引着後來者前進！前進啊！

死，也不怕打败仗，但我看着我們的人慢慢堆下去了，完了！我們的後備軍在那里？我們怎樣繼續戰鬥？是的，同志們！昨天我幾乎完全失望了！

今天

但是今天！今天一切都變了，一切都活轉過來了！青年們跑來了，老百姓跑來了，農民，工人，婦女，兒童……這邊也是我們的人，那邊也是我們的人。我們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手，這麼多的眼睛……一個弟兄倒下去了，馬上就有人接過他的槍，繼續射擊！老百姓把受傷的戰士抬走了，老百姓給我們吃，給我們喝，這邊也是我們的人，那邊也是我們的人，我們有無窮無盡的後備軍……我們的前線，是勝利，是光明，是希望……今天，我們也受傷，也流血，也犧牲，但每個戰士都笑着。因為今天，老百姓都動員起來了！這邊也是我們的人，那邊也是我們的人，我們有無窮無盡的生力軍……

失去

嬰子

失去了古舊的日子，在我是無比的歡愉啊！失去了吧！古舊的家，古舊的風格，塵封的瓶子，封建的門牆，和我的古舊的琴譜。

失去了吧！古舊的城堡，思想，制度，古舊的顏色，古舊的言語與詞句！

失去了吧！沒有留戀的，一切古舊的詞句，對我們的時代已失去了應用，它們已不敷應用到一個新的行動上，而我們，是熱切的需要着一個新的行動啊！

我不能再從古舊的日子裏拾起什麼我所需要的，我只曉得，日子走在我們前面，我必須趕上去，我必須催促自己，為自己創立一個光明的信念。

我敢斷言，當時代給我一個新的任務，當我參加在新與舊的搏鬥裏，我敢斷言，我會如何的激昂與雀躍，我敢斷言，我會從那些所失去的古舊的記憶上跨過，奔赴所有的新的召喚！

我開始發覺人類的真實，我開始驕傲我所處的時代，一個正在作艱苦鬥爭的時代，我開始分析新與舊，向上與沒落，我開始批判我的憎與愛，固持與輕率，我開始辯論一切問題，思想與行動……

我不吝惜，讓古舊物快要發霉的都失去了吧！為了有一個新的希望，我對一切都不吝惜，我甚至一無所有吧，甚至，只剩了一付赤裸的身心，來迎接我們所需要的的光輝吧！

我將是毫無掛慮的鬥爭着，從希望到希望，從勝利到勝利，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那一天，那我們歡笑了的一天，為人們講述：

我們怎樣失去了一切呢？而又怎樣得來了一切呢？

詩的話 (續一)

鍾敬文

第一流的詩論家比起第一流的詩作家還要少見。

朗誦詩，是詩的還原又是詩的躍進。

詩歌在某些方面具有一種深邃性，因而使詩學在各種文化理論的傳統中，特別富於神秘意味和保守精神。

詩神是詩人的兒子，正如上帝是人類的兒子。

骨子裏的「秀」，是真正的秀。

最平實的事物，往往才真是驚異的源泉。

想像也許是詩神矯健的翅膀，但是，那決不是她唯一的生命。

里爾克說：「在真實的生活中比在那些虛假的，以藝術為號召的職業裏同藝術接近得多。」

古人曾經有過詩塚來埋葬廢詩的故事。

我希望現在每位新詩人都有這樣一個塚。它可以叫讀者節省精神，同時也使他自已增高榮譽。

詩應該寫得像親密友人的絮語，而不應該像中學生的處女演說。

在原始的社會裏，像財貨是公有的一樣，詩也是公有的。

表現的集中，是作品力量的重要來源。

詩不必借助音樂。因為音樂就是它的內在質素之一。

白居易的詩是最容易懂的。

但是，他所遺留的手稿，却洩漏了這樣一個驚人的秘密——那種淺易是一種慘淡經營的結果。

咒語是原始人對自然鬥爭的詩歌的一種形式。

不是爲了通俗化才寫出素樸的詩，而是爲了使她成爲更高級的，

所以更素樸地寫。

寫一首詩（不管她怎樣簡短）必要有一種真實的意義。

不然，這不如用那心手去做別的有益的事情好。

讀詩的主要目的，不是爲了賦詩，而是爲了做人。

中國古代的詩話，大都是一種瑣談。

有些假的詩，比真的詩更流行一時。

老子說：「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正確地說，信言不能夠美，而真正的美言決不會不信。虛偽和真正的美是不能夠共枕頭的。

詩人像藝術家。

但是，他是對公眾服務的白魔術家，而不是把損害人做職業的黑魔術家。

最原始的形式，有時可以做最進步的利用。

新詩和舊詩的不同，主要地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思想體系上的。

純情的語言，必然是質樸的。

一種作品上的優點常常附帶着一種缺點。

而那種缺點比較優點是更容易學得的。

有許多詩的理論，像托翁對於哲學著作所感到的一樣，只有在直接討論到詩的真正問題時候，才是明白確切的。

俗話把那些不能明白地表達自己意見的人叫做「皮燈籠」（裏光）。

現在有些詩文的作者，好像連皮燈籠都說不上，因為他們的吐裏也是漆黑一團。

一個好的作家，不但要有豐富的感情，尤其是要知道怎樣使用那感情。

言志派作家不同於賦道體作家的一點，是後者對地不覺得在布道罷了。

藝術不斷地變革着。

但是這些超越了廣大的社會需要和藝術的基本性質的變革，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立體派、未來派等的曇花一現，不是歷史的鐵證嗎？

詩人的工作是很艱苦的。

因為他所用的媒介（文字），是一頭最難馴服的野獸。

作家可以寫他自己認為最好或最壞的東西，但是，他必須熟悉它像熟悉自己的手指頭一樣。

思想在作品中，要像江海裏的魚，游泳在水中的時候多，浮露在水面的時候少。

在愛科伯的褐色眼鏡裏，只有感傷的少年詩人的巴比塞才是可愛的。

藝術不僅應該使生活更加艱苦，而且應該使它更有聲望。

「回到文學上來罷！」垂死的屠格涅夫對「俄國的大詩人」托爾斯泰這樣懇願。

這無疑是最優渥的末梢的勸導。而托翁了這種勸告堅決前進的托翁，也始終沒有在文學的思想上，獲得根本解決人生問題的有效術。

但是，托翁比他的勸告者仍然是更偉大的。因為他知道替文學去找尋更廣闊的天地。

適當的「明顯」，不但不是「含蓄」的敵人，也許倒是它的好友。

魯東坡、辛稼軒的粗豪的作品，一向被看做詞中的外道。這不僅僅是從傳統的詞學觀念看，而且是從傳統的倫理觀念看的結果。

X 功利決不消滅藝術。
恰恰相反，它是藝術發生及發展的首要條件。

X 諷刺是詩界的一種傳統教條。
一千多年前的詩人這樣說過：「口多微言，受之於師」。

X 造成神祕詩人的理由，是最不神祕的。

X 詩人是最精妙的雕塑師。
他造形了人類靈魂最隱秘的姿態和表情。

X 我們理解並且尊重詩歌中的象徵意義。
但是，象徵派的詩篇，却和我們缺少緣分的。

X 詩和哲學的界限，在尼采的腦裏是很模糊的。
他用詩筆寫着哲學文章，同時也用哲學思索寫着詩篇。

X 深沉的憂苦，是詩人獻給「真理」的特定禮物。

X 要徹底地除社會觀和審美觀的偏失，只有在生活和文藝的實踐進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才能夠辦到。

X 「藝術與生命是一體的」。
能夠達到這種和諧境界的作家，是命運寵愛的兒子。

X 因為逃避惡濫，而竭力朝着艱澀的途上跑去，那結果，不是墮落入於另一個更深的泥窟麼？

X 即使是最好的詩，也不能夠使一切讀者得到同等性質和程度的感動。
因為在人類心理上，根本沒有（至少是還沒有完成）這種齊整劃一的感應基礎。

X 雖然一部分的詩材已經讓給了小說，但是，詩畢竟是詩。
詩不能夠由小說去代替，正像小說不能夠由電影去代替一樣。

X 詩人的踴躍是那麼寬微而又那麼狹窄。

本刊第三、四期合刊目錄

定價國幣八角

罪惡的金字塔	郭沫若	S.米卡爾考夫(介紹)	葉菊蘭
賽穆公墓	S.M.	靈峰·曉桐	宣曉嵐
薄些工人	田間	雨夜	雷震
我們過着夜生活	荷子	小詩三章	張煜
一個無線電技師	高崗	新生	方家維
詩的形式(詩論)	艾青	運河裏的水	遠征
詩的話(詩論)	鍾敬文	靈期	遠征
半裸的出舍	彭燕郊	郵訊	艾烽
收穫歌	S.M.	金牙齒老七	胡危舟
飢餓	司馬文森	我們的死者們	穆木天
夜店	鄭思	一九〇五年莫斯科荒	胡成之
給送煤的詩人	王亞平	海岸	胡成之
夢	陽太	被俘的武士	萬一虹

庫茲納特斯克建設的故事

瑪耶可夫斯基作
莊壽慈譯

「在五年計劃中，有一百萬汽車的建設材料送到這裏來，這兒將建立一個冶金的巨人，石炭的巨人，一個千百萬人的城市。」
(偶聞的談話)

雨

壓沉

埃塵；

雲

停滿

天空；

一輛破舊的大車

下面，

騎着

幾個工人。

粗啞的位語

傾瀉

出來，

混和着

上面

下面

嘩嘩的水聲；

「這兒

印着車輪的地方

在四年之內

就要矗立起

我們的花園。」

今晚是

陰溝一棧的黑暗，

而且

雨絲

細織着

像頭髮一樣的霧。

在泥濘的膝頭上

工人們

坐着

打着寒戰。

他們饒的木片

熄了

冒着火星；

但是——

「在四年之內，這兒

就要矗立起

一座花園！」

從那裏得

又腫又紫的

嘴唇裏吐出的

低語

預言着

綠草這兒的

權力。

一切都是潮濕的，

一切都是腥臭的，

頭頂上

是污濁的雨滴

他們咀嚼着

大塊的

魚麵包。

比飢餓還厲害

他們威嚇着

黑暗；

低語

比雨聲還嘶啞，

「這兒將矗立起

一座花園！」

「從他這邊

最後的

地產上

狗熊

將

滾開去。

「闊步而行的

炸藥

一步步的

爆炸

「將使

石頭

馴服，

現在的一秒鐘 灰馬

現在是裝載着過去的魔
而孕育着將來的神曲
——索布尼茲

將騎馬的人，
騎馬過去了！
露珠落在地上，
鷓鴣開始了第一聲的叫。

將衰老的人
都低下了頭啊，
現在——
什麼都來不及趕上去了！

一分鐘，一秒鐘
這其間的距離是多短？
你，年青的
有仇恨不要去哭泣！

青草上是匆匆的腳跡，
因為這條路
直通到戰爭的
戰爭的羅馬城去。

請你聽火紅的歌吧，
歌聲是一朵燃燒的玫瑰；
花瓣開在我們心上
我們也躺在血色的夢裏。

快樂就在這個時候，
天國要塌下來，
海嘯是奇異的壯烈；
一刻也不能休息！

向前去，整隊去
帶我們的血和靈魂，
長矛和馬槍，
去奪仇敵的首級。

天明，露溼了戰甲，
花笑開了臉上的胭脂，
我們鞭打着健馬
去追尋激瀾的愛戀，
就在這一秒一刻……

新的太陽

赤裸裸的大地

「我們將帶給
這個

也將歌唱。

「這兒
將鬆起牆壁

一個巨大的
黑炭巨人。

「一箭
就要刺穿
地球，

來溫暖。

四比利亞

一百個

敵愾的

熔鐵爐。

「這兒我們

每一個人

將有一座美好的房屋

吃

好的麵包

又便宜

又白

而且又沒有鈣和分量。

這兒

我們將深深地

生根；

從我們的窗口

可以看見

一切美好的土地；

「隱在

貝加爾湖後面的

大莽原

也將消失無踪影。」

有力的

跳躍的低語

驚散了

烏雲，

切開昏暗

像樹皮的碎片。

「這兒將矗立起

一座城市的花園！」

這個

對於我

當然是滿足的。

這裏

我知道

將是

一座城市！

一座花園

將如花怒放！

有禮這些人

在蘇維埃國家

這些未來的希望
都會實現。

這世紀的風 嚴杰人

一個進入「巴黎的煩惱」裏的詩人
曾經這樣說過：
「我不知道這世紀的風
和它翻新的方向」
而我，一個氣象學的觀測員
都清楚地看見了這世紀的風
和它所朝的方向
我看見的
這世紀的風
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
從俄羅斯大草原吹括了起來
它叫靜靜地流着約江河
高聲唱出雄壯的
像萬馬奔騰般的進行曲
也叫沉默的海洋
掀動起無可遏止的
像要淹沒大地一般的澎湃
它號召被壓迫的地下底砂石
飛舞起來
撲打着結它的網的
也叫被壓制着的湖水
在無助的苦悶中
發出希望的微笑

這世紀的風
新鮮，活潑
而且充滿力量

我舒快地吸着這世紀的風
它使貧血的我變成健康
而我呼出的微弱的氣息
也加給它一分力量

秋 (外一章)

晏明

秋天，
在淺黃的梧桐葉上徘徊，
在黃梅樹底下的將要枯
萎的草邊徘徊，
在野菊的綠色的莖上徘徊。……
雜色的蕭蕭的林子，
將成爲蟋蟀的獨自啼泣的
荒園。

於是十月的風，
吹黃了原野，
吹掃了林間的小溪，
那溪水上漂流着片片的落葉，
樹梢，也擡起了低低地
的頭子。……

黃昏，
我走過這蒼郁的

秋的林子，
我散步在殘片死葉上，
我聽見——
那林子外邊的

秋的曠場上，
有着打靶的
響亮的槍聲。

山挽歌

西一，秋。

你在極高的山頭安息，
那一排排地蒼綠的林子，
圍繞着你的墓地。
你底骨骸變成了琥珀，
眼睛是水晶。
這土地是多麼芬芳呵，
而你底墳上正開滿了
你血液滋潤的鮮花，
紅色，紫色的……
都噴放著異香。

傍晚的時候，
林子外的古寺，
為你敲起了挽悼的鐘聲。
聽呵，
那古寺里，
樹梢間，
那滿地白雲邊，
敲起了

嗚咽的寂寞的鐘聲。

西一，十，一，重慶。

我們，我們的時代，二十

世紀

德·貝歇爾作
焦菊隱譯

我所處的此時此地，我知道
是全能的，沒有別的可以
和它比擬；它的意識與反意識
貫注了一個時代正在開始。

用暴風雨般的力量，我認清
自己，我不該放鬆這個時期。
我看清我是新時代所形成的
斷斷變的，我是完全屬於它的。

我時時向心底心裏注望而眩迷，
我的時代，你，假如許我有個取棄
選擇一個時代，爲我自己：

那末，我就選擇你，而且將再度
驕傲地，高昂向遙遠

「我們，我們的時代，二十世紀！」

惠特曼詩三首

W·惠特曼作
陳通德譯

美麗的月兒啊，向下看吧

美麗的月兒啊，
向下看吧，
浸沉在這個景色吧；
在可怖的，腫脹的，紫色的版上，
夜的光輝的潮濕柔地流出了，
在拋出了他們的兩臂，
在仰臥着的死人的上面，
神聖的月兒啊，
盡量地傾流你的光輝吧。

憧憬與沉思的這個瞬間

當我獨自憧憬與沉思的這個瞬間，
我彷彿在憧憬與沉思着在別的國度的別的人
們；
我彷彿能查察和看見他們，
在德國，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
——或者遙遠遼闊的中國啊，俄國啊，印度啊，
在說着別的語言；
彷彿要是我能更熟悉那些人的話，
我會接近他們，
像我對本國的人們一樣，
我以為他們是和我自己同等任何人那麼聰明，
漂亮，慈善的；
哦，我們應該是同胞和情人，
我知道我應與他們共享幸福的。
日夜我都愛着的他

我夢見我聽到他死了，
而且我夢見我到他們埋葬了我痛愛的他的場所
去。

——可是他不在那個地方，
我夢見我在墳場探尋着，
到處去尋他，
我發現到處都是墳場，
充滿了生命的家亦充滿了死，
（現在就是這種家）
荷運，船，娛樂場，芝加哥，波士頓，
費拉特賓亞，曼那哈特，
亦是充滿了死和生，
可是，死的比生的更多，
哦，大地多着啊！

——我所夢見的
我今後要對個人和時代說，
而我今後限於站在我所夢見的地方；
現在我忽視了墳場，
也無需他們，
要是死的紀念隨便在什麼地方舉行，
即使在我吃飯睡覺的房間，
我也會滿足的。
要是我愛的任何人的屍體，
或者是我自己的屍體，
恰好插成了粉末，
而倒入海中，
我亦會滿足的，
不然，把他散佈到風中去，
我也會滿足的。

短芽三章

王晨牧

街上

這時刻，是誘惑時，
金色的太陽晒在石板上，
清涼的風在翻弄着市招，
蜂蟻的人羣在兩邊走……
我來到今天的早晨的街上，
像那個蘇維埃的詩人
走在他的街上一樣，
挺着滿滿的胸脯和放着寬闊的腳步，
又是一樣的愉快。
這街啊，已不是腐朽的！
流着從解放的戰爭里
湧來的新生的血液，
令人懷着向前的意念；
而我，我在計劃着
我的理想的行程與戰鬥……

旗之歌

旗在飄揚着……
那颯颯的聲響，
是在唱一隻自由體歌，
從痛苦里解放的自由的歌，

終日的，終日的
向人們，向大地，向天空……

人們爲了他是代表一個真理，
當他們在奴隸的桎梏里掙扎起來
掃開土地上的暴力的時候，
把它矗立在土地上……

旗就是那麼鮮明的顏色，
又帶着堅毅而純樸的性格，
襯着土地的顏色，襯着天空的顏色，
在高處，永遠爲人們所瞻見……

沒有人對旗起着憂鬱的，
即使那不可知的暴運
橫在他們的前頭，
而他們會去掙扎，
旗爲他們唱過自由的歌！

戰鬥者

從風景開始
他就起來戰鬥了。
一次頭顱又一次，

爲了正義出生後
他的心中

像一盞明燈
照着他行走的路，
永遠把深陷的
被風砂吹打得有淚的眼睛
望着前面。

正直的人，不會倒下的！
他並不懷着困苦，
他不是英雄，
爲了解放土地和人們
才來撲着燦爛的砲火！
他追逐着祖國的榮譽，
他追逐着明天的希冀……

預告

本社印行

時代詩叢

每月一冊

一月出版

(書目在本刊下期發表)

兩棲類

胡明樹

他們無一定的棲宿地
但水的灣聚處
就可為他們的家了
無無數偶聚於一艘的船
又無意的組成了這河上材莊
頭接頭尾接尾地排列着
他們不是農人
却常操縱着農人的生活
他們把那唯一的棧子船
當作了耕犁
不論順流地逆流地
不分春夏秋冬地
在河中耕種着
他們沒有耕牛
却把繩子掛在自身的肩
上
唉呀呀呀呀呀地
拉着耕犁的——船的繩索
拉到手也麻了，腰也酸了
還不得休息……
他們播下的
許是沒有收成吧？
農人收割的時候了

而他們的倉庫還是收不進
一粒黃金穀啊
他們永是棲息在——
水的邊際及陸的盡頭
他們雖是不分春夏秋冬地
過着水上生活
但是每天的碇泊
却又不能不尋求
不能不依靠陸岸呵
然而，只要有一天
他們的船
被擱淺在河灘上
則他們又難逃出惡運的捉弄！
他們是爲了每天的生活而勞動
他們每天的不懈的「耕耘」
不能爲將來的「收成」打算
船泊岸了！
他們揀着布袋到市上去
把他們的一天所得
向陸上人換取米麥，
餓餓的豬羶放到岸上了，
飢餓的家禽也放到岸上覓食，

撐着浮水筒的孩子也上岸散步，
他們，豬羶、鷄、鴨、孩子；
這一批批的羽塵！
黃昏時候了——
河上的船戶
已捲起了炊煙，
煙向東流……
水向東流……
他們在西風里
他們全家在西風里
他們是那樣的……
他們的家是那樣的……
他們全家在西風里
他們全家在西風里
他們的村莊也是那樣的……
南岸那邊——
三個艇家女
高捲着褲腳
涉足水中
唉呀呀呀呀呀地
拉着纜長前進……
她們不怕冷吧？
她們這兩棲類！
(一九四一、一〇、一五)

湘江夜渡

艾蕪

湘江水靜靜地流
靜靜地流呀！……
從古遠的年代
從黑暗的年頭
無止息地
流向未來的日子
江水也會做過和平夢
夢里那里會開花呢？
烏篷船漾在江邊
烏篷船露着灰暗的臉
點一枝昏暗的燈火
搖向江心……
沉思的明月
搖落在江中破碎了
碎得像萬條銀魚
披滿微閃的星眼
江風是清爽的
像拂着透明的綢子
吹笑了一江黃水
也吹笑了過客的心……
渡江者還記得麼？
江上的那一陣腥風
古老靈驗的長街
鎮著湘江兩岸的人民啊
生存在兩岸的人民啊
忘記了那一串
流盪在街上的紅色的記憶麼？
(淡了這記憶是可恥的)
湘江水靜靜地流
靜靜地流向洞庭湖
湖畔有恐怖的笑聲啊
一九四一、七、八、衡陽

她想起了，在最後一次的審判
她一手拿了飯箕

一手挾了破爛又溫暖的棉襖

她瞥見了，那末地可怕

簇擁着一羣人

綁住了她底丈夫

鏗鏘的鐵銼聲

刺激了她底心靈

她抽噎着呼吸

顫動着脚步……

抓住了丈夫的衣角而啜泣

深深又高聳的尖叫

她平生用了最瘋狂的聲音而哭泣

……然而她丈夫的衣角被擄去了

吶喊的推搡……

在砰然的一聲之後

結束了一個微小的呼吸……

她從此，苦痛了半生

撫育三個孩子

唉唉，那件逆的女兒

你不再會想起母親的痛苦

哦，不幸的兒子，光榮的兒子

但如今，她只有最後的三個孩子

她已把終生的愛情與理想

寄托於這個可憐的孩子

「記住，你的父親，你的哥哥

你討厭的姊姊！

你爲着母親的岑寂應該痛苦

我不能再失去你，最後的孩子

你縱然不爲我卑微的生靈以留聲

你應得爲父親，那冤屈的靈魂

以及你哥哥的陰靈而虔誠

不能爲自己的幸福，可憐的幸福

而遺棄了受着更多的災難的母親……」

然而她底孩子

那個執拗的孩子

爲人間底苦難與不幸

已遷轉了他的心靈

他只知道可怕是死亡

他渴望乾渴等於飢餓

他渴望着戰死

猶似渴望着久遠的生命……

當南方的風聲緊急了

敵軍人的軍隊，已超過了二萬

北岸的壯士渡河了

也振動了她的兒子

然而，她不能放走最後的孩子

她終日而憂慮

用淚水洗面，以飢餓填補溫飽

她以可憐的感情

年暮者的悲哀與苦惱的慈愛

激動她兒子的良心

她的淚水泅泅而下

浸透了衣袖與胸襟

唉唉，那個硬心腸的兒子

掀起了臉孔

他的臉孔散射着憂鬱的光輝

戰鬥的愛情抽搖着他的靈魂

他用了沒有眼淚的哭泣

顫動着微細的聲音：

「我的母親，我的母親！

孩子的長大，不是侍奉一個親人

我們渡過了寒苦的生活

在眼淚與憂慮中漂泊過人間

你瞧罷，永遠地長成了一生！

媽媽應該記起

深深地記起

爸爸的死，哥哥的犧牲

冤屈與光榮的不幸

雖然都增加了媽底悲痛

但是，爸爸的死是更可憐的

死在那些沒有人性的手掌里

災難告訴了我們

不能忘記了血仇而哭泣人生……

哥哥，親愛的哥哥呢

因着敵人踏進了家園

光榮地長辭了我們

弟弟應該記得哥哥的血仇

媽，孩子應該記得這些血仇

才鬆開了胸膛，讓別着你了！

哦！垃圾堆啊

胡厄舟

這滴不出一粒塵沙的死山被拍擱着風景的山城
我啊，在一堆洋蓋着騷臭的垃圾上呼吸

那一排排鴿籠似的、蜂窩似的傾斜的木屋子
屋子裏的瘧病菌、淋病菌在繁殖着
悽愴啊，那滿地的濃痰擦破了地板和鞋底

那些抹着蛋粉的、拿水紅紙替作胭脂的姑娘們
是誰把她們金銀花白菊花樣的名字貼上了門頭
讓茶油燈底燈花苦笑着她們無花無果的命運啊

大清早哇，她們露着被黑夜磨怕了的鬼樣的臉
擦着睜倦的眼皮，背過了陽光，背過了風
像老母雞撒爛屎般的一口口吐着宿命的唾沫

傍晚了啊，她們掩飾着鼻邊和嘴角邊的瘡癩
袒半裸的胸膛，門檻邊，像擺起死豬肉的攤頭

呵！擠攘呵！那算命的、賣藥的、捉牙虫的
和滿地打滾的殘丐、戴黃銅戒指的鄰舍姊妹
騙騙東西的「老槍」，不三不四的小抖亂
連那剛剛下班的什麼寮們都來毛手毛脚啦

真鬧啊！滿耳夾灌着男大學生腔和女人裝男聲
的怪響啊

和鴿母的咒罵，討「印子錢」的三爺底吼嚇
和往常叫甜了劉關張的結拜兄弟，今天
翻起臉來那媽呀爸呀的用刀斧來「交量」

哦！垃圾堆啊，你獅子虫鼠們一個跳舞之宮
却不憐惜你一朶朵金銀花白菊花的凋枯麼
抑是你故意把盜賊，奸細，敵探，煙賭犯，
梅毒，瘋癲，上吊的數字來顯露山城底腫呢
不夠的呀，你得向柔柔的肺臟，向陰溝的水面
照照鏡，或摸一摸自己底骨節，而後放一把心
底的火呀

親愛底，親愛底母親
孩子因為記得了那些血仇
才走去做一個光榮的戰士
那些軍隊是最吃著最勇敢
媽，你不能為孩子去吃苦而哭泣
你不能為孩子勇敢地去死而悲傷……
兒子的聲音，像風車一樣地急迫
像火光一樣地燃燒
像一個善於哭泣的婦人
怨抑地沉訴……
母親的眼淚，兒子的抽噎
混合着酸痛的陰肅的氣氛
她善良的眼睛

注視了兒子的面容
她撫摩着痠痛的心胸
她用着充盈了愛情的豪爽
不安而激動的心情
交付給血與災難
交付給兒子的命運
當那曉來臨之前
揚子江洶湧的呼嘯
還可怕地咆哮在兩岸
她把眼淚與沉默
放走了第三個兒子……
從此，她永遠守貞於可貴的特辰

那來自南岸溫熱的資訊
從黎明，從凄苦的夜晚
懷着岑寂的心
默默地祝禱
他的兒子，為着驅除可怕的災難
為着丈夫的歸靈，已故的兒子
那擊障的女兒！
祝他在遙遠的兩岸幸福與快樂
默默地虔誠地祝禱……
她陪伴着浪濤的起伏不平
以至於陪伴到太陽沉落
噫！一口繁長的嘆氣
消失在暮色憧憬里……

讀艾青底——

S.
M.

在時代前面，他最先醒來，——他醒來得如此突兀，每天都好像被驚醒似的。

這是我們這一代的詩人。

但是是什麼驚醒了他呢？

驚醒他的

是黎明所乘的車輛的輪子

滾在天邊的聲音。

黎明是屬於黃昏的啊。這裏的問題是從那暗弱的光，從那朦朧，怎樣看出那是黎明來，而不把他當作黃昏。在這個時代，在我們裏面並不是沒有滾落的歎息聲混着，剛從枝上驚起的烏鴉又因倦地降落了，枯黃的樹葉在荒林裏以無力的顫動開始感動，驚惶些什麼，啾啾些什麼，以為那是黃昏來了。所以，我們底詩人，不但有預言者底感受性，以他的敏銳分佈在他底血肉裏，而他又怎樣把握着我們底世界底總的方向，——黎明是從新的東方來的，而黃昏所走的路却完全相反。

但是，有金色輪子的車輛，已經從天底那邊到來了麼？詩人底驚醒，那是在黎明以後的事麼？不！——

那驚醒他的

是他自己對於黎明的

過於殷切的期望。

假使說，我們底詩人，停止在內部的期望上，那是錯誤的，並且是朽腐的。主觀地內部的期望是和客觀地外部存在的黎明，彼此結合着的，有共濟的血肉和情感，所以，黎明到來的時候，就是詩人醒來的時候；而詩人底醒來那意義也正等於黎明底到來。

我們底詩人自己就是一個吹號者。他開始了：

他開始以原野給他的清新的呼吸

吹送到號角裏去，

——也夾帶着纖細的血絲麼？

使號角由於感激

以清新的聲響還給原野，

——他以對於豐美的黎明的傾慕

吹起了起身號，

那聲響流盪得多麼遼遠啊！……

我們底詩人是一個吹號者麼？是的。他不是發着健康的光采，站在偉大的民族革命前面，歌頌——不，號召戰爭麼！

他號召戰爭：

而當太陽以轟轟的光采

輝煌了整個天穹的時候，

他以催促的熱情

吹出了出發號。

他號召戰爭：

在陽光照着的長長的隊伍的最前面，

以行進號

給前進着的步伐

做了優美的拍節……

他歌頌戰爭，號召戰爭啊！他歌頌勝利，號召勝利啊！他歌頌解放，號召解放啊！他是我們底吹號者啊！

放，號召解放啊！他是我們底吹號者啊！

吹號者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或者說，我們底詩人是一個怎樣的人

呢！

自然，戰爭並不是他所指揮的。但是他是傳達作戰命令的，由他底寬闊的胸吐出的響亮的呼聲，給萬人底行動，以整齊的步調，給萬人底意志以鋼鐵的鼓舞，他組織了戰爭底陣容，說出了戰爭底言語。

他位置在長長的隊伍底最前面，他是一個先行者，他是一個誘導者，以自己底輕快而勇毅的腳步，以自己底宏大而壯麗的歌曲，那樣引着自己底行列，而走向黎明，而走向戰爭，他彷彿是行列以外的人，但是他的腳步和歌曲是和那個隊伍齊一的，他底方向和道路是和那個隊伍齊一的，他底生活和意志是和那個隊伍同一的，觸角屬於蝸牛，他屬於他底行列。他自己說：

又把自己消失到那
無數的灰色的行列中去。

X X X
讓我們走在衆人的願望所鋪成的道上吧

他和一般戰士不同，在一般戰士底手上的是鋼鐵，而在他底手上的是聲音，一般戰士給與戰爭的是血肉，而他給與戰爭的是歌頌和號召。

或者有人要說，爲什麼結果是死呢，在兩首主要的詩裏都如此。戰爭底最後假使僅僅是死，甚至是寂寞的死，那戰爭還有什麼內容呢？還有什麼給與我們呢？

在那些土堆上

人們是從來不標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標出了

又有什麼用呢？

以歌頌或者號召戰爭開始，而以死結束麼！

死，不祇是表現了壯烈場面，並且是戰鬥意志底發展的頂點。尤其是第二次的。這是對低限度的了解，從這，可以讀艾青底詩，可以正確評價民族戰爭中戰士們底行爲，可以把握戰爭底本質和前途。

何況，死並不是結束，並沒有結束。

聽啊，

那號角好像依然在響……

何況，一個人底死，並不以暗影籠罩一個隊伍底戰鬥力，相反，像一塊石子投入長江，牠反激發了這個戰鬥力。

就在當天晚上

轉向和他的昇林相反的方向

那比以前更大更壯的莊嚴的行列

以萬人的腳步

擦去了他的血滴所留下的紫紅的斑跡

何況，那是等於生的死，那是爲生的死。有今天的太陽底沉落，才有無數的明天的太陽底升起。

最後，這個吹號者底聲音，是一個詩人底，而不是一個士兵底，是智慧的力量，而不是粗野的歌曲，這，祇有一個詩人才能够用抒情的言語說出，而一個樸拙的士兵是不能够的，士兵不能夠有詩人所有的，正像詩人也沒有士兵所有的。而艾青，他是一個詩人啊！

這是一個好的詩集。自己最愛的，是集中的吹號者。但是自己距離理論是很遠的，祇是近於賞鑑而已；因此所作的不是批評，祇是抒情小寫。

徵稿簡約

- 一、凡新詩歌、詩論、散文詩、詩劇、詩人論、詩作研究、詩集評介等，不論創作或翻譯均所歡迎。
- 二、論文請勿超過三萬字，長詩請勿超過三千行，以便一期刊完。如需退稿，須附足退稿郵資。
- 三、來稿一經發表，當以贈閱本刊爲酬，如必需稿費，請先聲明。
- 四、稿與信件請直寄本社。

「九一七」十五週年紀念

馮玉祥

九一七，九一七，

轉眼便是十五週年的九一七；

光陰之快

真如白駒之過隙；

吾師前後許多事，

今天忽然皆憶及。

國民軍手足兄弟，

到處留血跡。

南口退到長城外，

實在不得已。

我在莫斯科，

得此惡消息，

忙乘火車趕回來，

六幾六夜乃到烏金斯，

汽車過庫倫，

已須重裝禦寒氣。

夜宿荒涼中，

朔風嚴霜把人逼，

汽油鐵桶作飯鍋，

汽油木箱作柴劈。

燃料太缺乏，

右任先生和我拾牛屎，

煮什麼？只有羊肉羊頭和羊蹄，

雖然無鹽倒也能充饑，

張省三從包頭歸，

報說大隊退向西。

宋明軒，來歡迎，

帶來西瓜一百幾；

無快刀，用拳劈，

甜而涼，能充飢。

陰山北，瑞伯來，

先落淚，後歡喜，

說說笑笑來到五原宿營地，

路上許多隊伍接，

人人個個笑咪咪。

小大店中開會議，

議定次日誓師期。

九月十七大早起，

數萬大軍皆聚集，

右任先生代表黨，

舉行莊嚴肅穆的授旗禮。

我率全軍信奉三民主義，

從新把軍隊整理，

士氣忽然皆振起，

薛子良急來棉衣十萬套，

大軍陸續指向西。

平甘授陝到長安，

鄭州會師也如期。

徐州會議後，

繼續北伐不遲疑。

所向軍開悉披靡，

直到西山把靈祭。

今日是何日？

十五週年九一七。

全面抗戰，

立志雪恥收失地，

抗倭四半年，

倭寇已精力衰疲，

我們更要振作精神，

團結到底，

鬥奮！奮鬥！

努力！努力！

為完成中國革命的全功，

為爭取民族自由與獨立！

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

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三十·九·十七。

電影軌範

電影藝術技巧研究
· 陳經庭著 ·

中國電影製片廠刊行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

這是國內第一部關於電影的美學著述，同時也是一部最切實的電影藝術技巧的手冊，電影藝術欣賞的指引書。因之我們不僅推荐给電影研究者，而且給一般藝術愛好者，不僅推荐给給電影的作家、導演與演員，而且給電影的觀眾不以看「明星」為滿足的「影迷」們。故——

藝術研究者不可不備此書一本書不僅綜合世界電影藝術理論權威者的成果，在明確的系統下闡述無遺，而且解答了尚未明確解答的電影藝術諸問題，無論在電影或一般藝術的研究上，均極足珍貴。

電影工作者不可不備此書。我們要電影製片者，導演與演員，磨練他們的電影的語言，電影的表現手段，本書便是幫助他們完成這種基本修養的電影的「文法」，電影的「軌範」，必要閱讀研習。

電影愛好者不可不備此書。本書集電影表現手法之大成，不僅敘述得井然有條，而且引例淺顯豐富，可以提高電影觀眾欣賞電影的能力，幫助他們去領略一部影片的藝術手法與匠心。

詩的名著

他死在第二次

詩集

艾青著

全一冊實價一元二角

淮上吟

報告長詩

臧克家著

全一冊實價二元

後方小唱

詩集

任鈞著

全一冊實價一元二角

重慶、民生路 昆明、武成路 柳州、慶雲路
桂林、桂西路 金華、四牌坊 上海、牯嶺路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名劇

哈爾濱的暗影

轉形期

死

秋收

四幕劇

短篇劇集

四幕劇

三幕劇

鄭伯奇著 全一冊實價二元六角

宋之的著 全一冊實價三元四角

舒非著 全一冊實價一元七角

陳白塵著 全一冊實價一元九角

本明特刊 2.80